卡夫卡致奥特拉及家人的信

[奥]弗朗茨·卡夫卡
牟昊 刘文丽 余葱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卡夫卡致奥特拉及家人的信

作者:[奥]弗朗茨·卡夫卡

译者:牟昊,刘文丽,余葱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1909

- 1 -

（风景明信片：由丽都皇宫酒店看到的里瓦[注]加尔达湖[注]景）

（邮戳：里瓦 – 1909.09.07）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请在店里努力工作，不要让我操心，我好在这儿好好享受一番。代我向亲爱的父母问好。

弗朗茨

马克斯·布罗德[注]

- 2 -

（风景明信片：由谁复望[注]看向杰钦[注]，波希米亚小瑞士[注]）

（邮戳：1909.09.22）

祝好。

弗朗茨

我周四下午来，大概3点到州火车站。

- 3 -

（风景明信片：玛弗斯多夫[注]）

（玛弗斯多夫，1909年秋）

我又给你带了些东西。

弗朗茨

- 4 -

（风景明信片：比尔森[注]，犹太教堂）

（邮戳：比尔森 – 1909.12.10）

尊敬的小姐：

我来这里过圣诞假期，而回忆和您在舞会共同度过的时光则成了我唯一的乐趣。您收到我的圣·尼古拉斯节[注]礼物了吗？您的娃娃已经留在了我的心头。

您忠诚的阿尔帕德[注]

---

1. 里瓦（Riva）：坐落于加尔达湖畔的意大利城镇。（译注）
2. 加尔达湖（Lago di Garda）：是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位于该国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译注）
3. 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捷克犹太人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好友，在卡夫卡病逝后没有按照其意愿将卡夫卡的手稿烧毁，而是陆续编辑出版。（译注）
4. 谁复望（Schäferwand）：捷克杰钦市境内的山峦，原意“倾斜的墙壁”。（译注）
5. 杰钦（Tetschen）：捷克北部城镇。（译注）

6. 波希米亚小瑞士（Böhmische Schweiz）：位于捷克西北部的一片区域，因18世纪在此作画的瑞士画家看到波希米亚北部地貌时，回想起故乡景色而得名。（译注）
7. 玛费斯多夫（Maffersdorf）：捷克北部城镇。（译注）
8. 比尔森（Pilsen）：捷克波希米亚地区西部城镇，也是该国第四大城市。（译注）
9. 圣·尼古拉斯节：每年的12月6日，传说每年的这一天，尼古拉斯都会给孩子们带来糖果和小礼物，而他的随从克拉普斯则会惩罚那些这一年中做了坏事的孩子。（译注）
10. 阿尔帕德（Arpad）：匈牙利民族英雄，创立了阿尔帕德王朝。（译注）

1910

- 5 -

（风景明信片：巴黎，摩天轮）

（邮戳：巴黎 – 1910.10.16）

问好！

弗朗茨

1911

- 6 -

致艾莉和卡尔·赫尔曼

（风景明信片：弗里德兰特[注]，城堡）

（邮戳：弗里德兰特 – 1911.11.04）

我没去滑雪橇，太贵了。本以为是免费的，因为到处都是雪。

诚挚的问候！

弗朗茨·卡夫卡

- 7 -

（风景明信片：弗里德兰特，城堡）

（邮戳：弗里德兰特 – [估计为1911年2月第2周]）

亲爱的奥特拉，我完全没想到你在生病。自己注意。在将这带着山间空气的明信片拿在手中之前，先穿暖和些！

弗朗茨

你病了，我一定会给你带些东西。

- 8 -

（风景明信片：赫拉斯塔瓦注，市场）

（邮戳：赫拉斯塔瓦 – 1911.11.25）

亲爱的奥特拉，你一定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我今天在另一边的骏马酒店用膳，点了烤牛排配土豆和蔓越莓，我还吃了煎蛋卷，喝了一小瓶苹果酒。你知道我不吃肉，只好不时将一部分肉喂了猫，一部分塞给了地板。之后酒店的女服务生陪我坐了一会儿。我们聊了一阵《海和爱的波浪》注，决定当晚各自去看。那是部悲伤的剧。

- 9 -

（风景明信片：瓦恩斯多夫注，创新菜饭馆）

（邮戳：瓦恩斯多夫 – [估计为1911年5月2日左右]）

亲爱的奥特拉，这次我一定会带些东西给你，因为你在我临行的晚上哭了鼻子。

弗朗茨

- 10 -

（风景明信片：琉森湖注，阿克森道注，布里斯顿山注远景）

（邮戳：弗略伦注 – 1911.08.19）

我在弗略伦被群山围困。坐着时只能哈着腰，鼻子都快泡在蜂蜜里了。

弗朗茨
马克斯·布罗德

- 11 -

致奥特拉和瓦莉·卡夫卡

（风景明信片：卢加诺湖[注]，全景）

（卢加诺，1911.08.30）

你们让母亲来写信，而不是亲自提笔。这可不好。

昨天我们在琉森湖，今天在卢加诺湖。我们会在这儿待一阵子。地址相同。

弗朗茨
D·布罗德[注]

- 12 -

（风景明信片：斯特蕾萨[注]，马焦雷湖[注]）

（邮戳：斯特蕾萨 - 1911.09.06）

奥特拉，你给我写信应该写得详细些。贤慧的母亲之前写信说发生了些新鲜事，我对细节很感兴趣。为此我会给你寄一些漂亮的明信片。

- 13 -

（风景明信片：凡尔赛花园）

（邮戳：巴黎 – 1911.09.13）

亲爱的奥特拉，你不需要我的原谅，反而是我需要你的原谅，倒不是因为我写的那些责备话，那些颇为温和，我需要你的原谅是因为我在心里咒骂过你，起因是你在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出尔反尔。鉴于你解释了自己的疏忽，即便不是那么清楚，而且，和一位辛勤劳作的姑娘交谈是不应该生气的，因此，不排除我会抽出宝贵的时间带些好东西给你的可能。

祝好！

弗朗茨

马克斯这边你考虑欠周；因为你没对他生气，我怕他是不会给你寄明信片了。不过他也要真诚地问候你。

十分真诚的马克斯・布罗德

---

1. 弗里德兰特（Friedland）：捷克北部城镇，其城堡建于十三世纪中叶。（译注）
2. 赫拉斯塔瓦（Kratzau）：捷克北部城镇。（译注）
3. 《海和爱的波浪》（Meeres und der Liebe Wellen）：奥地利剧作家弗朗茨·格里帕泽根据希腊神话中赫洛与勒安得耳的故事创作的悲剧。（译注）
4. 瓦恩斯多夫（Warnsdorf）：捷克西北部城镇，毗邻德国边境。（译注）

5. 琉森湖（Vierwaldstätter See）：位于瑞士中部，是瑞士的第四大湖。（译注）
6. 阿克森道（Axenstraße）：瑞士A4公路的一段，长约11.4公里，沿琉森湖东岸的峭壁而建。（译注）
7. 布里斯顿山（Bristenstock）：瑞士乌里州境内、海拔3073米的山，属于格拉鲁斯阿尔卑斯山脉。（译注）
8. 弗略伦（Flüelen）：瑞士乌里州境内的城镇。（译注）
9. 卢加诺湖（Lago di Lugano）：地处瑞士和意大利两国交界处的一个湖泊。（译注）
10. 虽然明显是马克斯·布罗德的字迹，原文为“D·布罗德”。（译注）
11. 斯特蕾萨（Stresa）：意大利威尔巴诺－库西亚－奥索拉省的一个市镇。（译注）
12. 马焦雷湖（Lago Maggiore）：位于意大利西北部，是意大利的第二大湖。（译注）

1912

- 14 -

致尤丽叶、赫尔曼、瓦莉和奥特拉·卡夫卡

（风景明信片：歌德故居）

（邮戳：魏玛注 – 1912.06.30）

我最亲爱的父母和妹妹们，我们安全抵达了魏玛，住在一个安静美丽、有园景的旅馆（只要2马克），住下后到处看看，很开心。只是希望能有你们的消息。

弗朗茨

- 15 -

（风景明信片：魏玛，施泰因夫人故居）

（邮戳：魏玛 – 1912.07.03）

亲爱的奥特拉，我当然也会给你写信，这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我寄给你的是施泰因夫人美丽的故居，昨晚我们在故居前面的井边坐了很久。

弗朗茨

最诚挚的问候！

马克斯·布罗德

向维尔纳小姐[注]致以真诚的问候

---

1. 魏玛（Weimar）：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一座城市，对于德国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译注）
2. 维尔纳小姐（Fräulein Werner）：玛丽·维尔纳，曾经是卡夫卡一家的家庭教师，后来兼做帮工，家里人都称呼她为“小姐（Fräulein）”。（译注）

1913

- 16 -

（风景明信片：迪利亚·吉尔，女星）

（邮戳：柏林 – 1913.03.25）

奥特拉，在最后一刻，真诚的问候，不要生我的气，我既没有时间也没闲心。

弗朗茨

- 17 -

（两张连续书写的明信片：圣·维吉利奥(注)，加尔达湖以及加尔达湖，加尔达岛(注)和巴尔多山(注)）

（邮戳：里瓦 – 1913.09.24）

不要生我的气，奥特拉，我没怎么给你写信，你知道，我在旅途中有些心不在焉(注)，比往常更没心思写东西。不过现在我在疗养院，很清静，会给你写信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寄寄明信片，因为和往常一样，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注)，凑一起还不够写一次，我以后在浴室(注)讲给你听。另外，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帮我去陶西格书商那取一本《1913年书目大全》，是一本图书目录，免费的，我回来的时候应该已

经被抢完了，可我很想要一本。

问候各位！

弗朗茨

我已经很久没有你们的消息了。

- 18 -

（风景明信片：里瓦，港口和阿波纳勒塔[注]）

（里瓦，1913.09.18）

今天我去了马尔切西内[注]，就是歌德游历的地方，你以后读了他的《意大利游记》就会知道。你赶紧去读吧。看管人指了歌德当年画画的地方给我看，可是地点和歌德的日记对不上，因此我们聊不到一起去，同样的，我们用意大利语交流时也不那么的顺畅[注]。

问候你们！

弗朗茨

- 19 -

（风景明信片：威尼斯，总督宫[注]，大议会[注]室）

（邮戳：里瓦 - 1913.10.02）

亲爱的奥特拉，告诉亲爱的父母，我十分感谢他们的来信，我明天

会给他们写封详细的长信。天知道时间过得多快啊。母亲告诉我说你会给我写信。你不会给我写的，可是如果你想给我写的话，也不要给我写，太麻烦了。

弗朗茨

问候你们！

---

1. 圣·维吉利奥（S. Vigilio）：加尔达湖中的一弯沙嘴。（译注）
2. 加尔达岛（Isola Garda）：加尔达湖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岛屿。（译注）
3. 巴尔多山（Monte Baldo）：阿尔卑斯山脉于意大利境内的一部分。（译注）
4. 卡夫卡9月初陪同局里的两位官员参加一个国际会议，9月中旬顺道去了里瓦。（译注）
5. 指卡夫卡在里瓦遇上并与之坠入爱河的一位瑞士女孩。（译注）
6. 少时的卡夫卡常在洗漱时间与几个妹妹在浴室里嬉闹交谈。（译注）
7. 阿波纳勒塔（Torre Aponale）：位于里瓦的中世纪钟楼，最早于1273年有相关记载，推测建造时间在1273年之前。（译注）
8. 马尔切西内（Malcesine）：意大利维罗纳省的一个市镇。（译注）
9. 卡夫卡1907年秋开始学习意大利语。（译注）
10. 总督宫（Palazzo Ducale）：一座位于意大利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曾用作政府机关与法院，是威尼斯共和国时期总督的住处。（译注）
11. 大议会（Maggior Consiglio）：威尼斯共和国时期的主要政治机关。（译注）

1914

- 20 -

（布拉格，1914.07.10）

亲爱的奥特拉，在尝试睡觉之前很快地写几句，昨天晚上完全没有睡着。你想想看，我收到你的明信片后，一个令人痛苦的早晨暂时变得美好了一些。和令人放松的人手按摩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有机会的话，再给我寄些明信片，做“心灵”按摩。不，晚上我这里没有其他人。我肯定会给你写柏林的事，目前，无论是关于这件事㊟还是关于我自己都没什么确切的东西可以说。我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一样，如此一路迈向最深沉的黑暗中去。

弗朗茨

问候你们！这封信你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能随意乱搁。你最好能撕碎它，站在门口一片一片地撒给院子里的母鸡，对它们来说我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 21 -

（风景明信片：马利埃律斯特㊟）

（邮戳：维格律瑟㊟ – 1914.07.21）

亲爱的奥特拉，真诚的问候。我现在过得相当不错。每天都是一样美妙的天气，在一样美丽的海滩一样地游泳。当然，每天只能吃荤实在令人厌恶。其他的事我周一再讲给你听，我周日回来。给父母的信我今天会写。邮差在等了。再见。

弗朗茨

- 22 -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

（马利埃律斯特，1914年7月）

……柏林的事情对我来说还没完，这整件事关乎到你们的和我的幸福（因为他们很显然是一体的），它阻碍了我像之前那样生活。你们想，我或许还从未给你们带来过巨大的痛苦，如果有过，那便是我解除婚约的事，具体有没有身处远方的我无从判断。但我给你们带来的真正持久的快乐就更少了，相信我，唯一的原因是我无法给我自己带来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呢，特别是父亲应该知道得最清楚，尽管你无法认可我的真正所求。你不时提到开始时事情是怎样的糟糕。你不觉得这些事情是对自尊和知足的最好锻炼吗？你不觉得——事实上你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我的一切都太顺利了？直至今日，我都一直在依赖他人和安逸闲适中成长。所有可亲可爱的人为我操劳，你不觉得这对我性格的养成没有丝毫帮助吗？当然也有无论如何都能取得自我独立的人，但我不是那种人。那些永远都依赖他人的人自然同样是有的；我觉得应该做些尝试，看看我是不是这种人。你们可能会反对说我现在已经大了，不该做这样的尝试，我觉得这样的反对没有根据。我比我的外表更加年轻。这一点是依赖他人的唯一好处。只是这总得有个头。

只要我还呆在办公室里，我就永远走不到这个头。只要是在布拉

格，就走不到。在这里，所有一切都安排好了，我骨子里不是个独立的人，就这样被困住了。任何东西都唾手可得。办公室里的工作很恼人，令人无法忍受，可都是些简单的事。就这样，我挣到手的比我需要的多。

为了什么？为了谁？我会继续攀爬薪资的阶梯。为了何种目的？这份工作不适合我，如果它连独立都没法带给我，我为什么不把它扔了？如果我辞职不干离开布拉格，我没有任何损失。我没有任何损失，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生活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你们有时候开玩笑把我和鲁道夫舅舅(注)作比较。但实际上，如果我留在布拉格的话，我的道路和鲁道夫舅舅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可以预见，我会挣更多钱、培养更多兴趣，我不会像他那样虔诚；我因而也不会那么知足。但其他的差别基本上就没有了。离开布拉格的话，我会得到一切，我是说，我会变成一个平静、独立的人，一个用得上自己本领的人，一个因为诚实、善良的工作而获得生存的实感和长久的满足的人。这样一个我也能更好地对待你们——这一点完全算不上什么收获。虽然你们可能不会认可这样的儿子所有的行为，但是你们俩会拥有一个令你们满意的儿子，你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在做他所能做的。你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感受，自然的。

我对于计划的具体实施是这样想的：我有5000克朗，足够我在德国的某个地方——比如柏林或者慕尼黑——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支撑两年。这两年中我可以做一些文学工作，把我在布拉格由于内在的懒惰和外在的干扰所没能表达出来的东西清晰、完整、一体地表达出来。文学工作会让我在两年后能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且不论是何种卑微的生活。但不管是多么卑微的生活，它都比我现在在布拉格过的生活、比在未来等待着我的生活好得多。你们会反对说，我误判了自己的能力和自食其力的可能性。这自然不是没有可能。但相对的，我已经31岁了，在这个岁数已经不能把误判算到计划中去了，不然什么计划都做不成了。再者，我已经写过一些东西了，虽然少，但是多多少少获得了肯定。最重要的是，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还很节俭。因此，即使失败了，我也会

另谋生计，绝对不会再依靠你们；否则，对我、对你们而言甚至还不及现在在布拉格的日子。事实上，这将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我的情况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了，我也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因为我已经十分肯定，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不这么做的话就犯了大错——而你们的看法对我而言当然也就十分重要了。

最诚挚的问候！

弗朗茨

- 23 -

（风景明信片：波茨坦[注]，无忧宫[注]，伏尔泰故居）

（风景明信片：夏洛腾堡[注] - 1914.07.26）

再一次问候你，奥特拉，由我和……你看看这是谁！

仔细地看，时不时地想想柏林。

真挚的问候！

埃尔娜

---

1. 卡夫卡7月11日抵达柏林，次日与菲利斯·鲍尔解除婚约。（译注）
2. 马利埃律斯特（Stersbad Marielyst）：位于丹麦法尔斯特岛上的海边城镇。（译注）
3. 维格律瑟（Vaggerloese）：位于丹麦法尔斯特岛上的城镇。（译注）
4. 指卡夫卡母亲的同父异母弟弟鲁道夫·勒维（Rudolf Löwy）。（译注）
5. 波茨坦（Potsdam）：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首府，位于柏林市西南郊。（译注）

6. 无忧宫（Schloß Sanssouci）：18世纪德意志王宫和园林，位于德国波茨坦市北郊，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模仿法国凡尔赛宫所建。（译注）
7. 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柏林周边城市，1920年被划为柏林的一个区。（译注）

1915

- 24 -

（军邮明信片）

（布拉格，1915年2月或3月）

这自然是件温馨的好事，但其实昨天我并没有在想搬家的事。能有自己的衣橱可以算是基本人权了，我希望你能有这之外的其他权利。我并没有想什么特定的事，只有当我回过来看的时候，零碎的事才拼凑到一起去：从店里被赶出来，我是因为你才去的；你一直邀请我去你的屋子看看，而你，比如说，还从没来过我这儿；然后，你把我肮脏的旧储藏室里的东西一古脑儿撂给我；还有其他一些你自己都没注意到的事儿。对此你所能给出的回答只是，我对你的事关心太少了（但这是事出有因的）以及你整天都在店里。我承认，这多多少少扯平了。

- 25 -

（风景明信片：布达佩斯，国会大厦）

（邮戳：豪特万[注] - 1915.04.25）

祝好。吻（旧时的回忆）。

弗朗茨

我希望我们隔得再远些！

祝好！

艾莉

问候孩子们、伊尔玛和小姐。

- 26 -

（风景明信片：维也纳，威廉皇帝环路）

（邮戳：维也纳 – 1915.04.27）

我正在思量着：是不是要给她带些什么东西？

弗朗茨

- 27 -

致约瑟夫·达维德

（风景明信片：乌瓦利，卡夫卡在明信片上画了一张俏皮画：“奥特拉寒酸的午前茶点”）

（乌瓦利，1915.05.16）

诚挚的问候！

弗朗茨·卡夫卡

（风景明信片：波希米亚小瑞士，埃德蒙峡谷）

（邮戳：埃德蒙峡谷 – 1915.05.24）

祝好！

弗朗茨

还有菲利斯

埃尔娜·施坦因乌茨友好地问候你。

格雷特·布洛赫友好地问候你。

1. 豪特万（Hatvan）：匈牙利北部城镇。（译注）

1916

- 29 -

（风景明信片：卡尔斯巴德，特劳特魏茵旅馆）

（邮戳：卡尔斯巴德 - 1916.05.13）

野苣问候你[注]。

- 30 -

（风景明信片：马林巴德，阿尔姆咖啡厅）

（邮戳：马林巴德 - 1916.05.15）

这儿还有一位不知名的达人。

- 31 -

（布拉格，1916.05.28）

什么奇怪的想法。我没有哪怕最细微的生气的理由。如果一个人连安排自己周日下午时间的自由都没有，那这儿就变成真正的地狱了，当然众所周知这儿只是灵薄狱[注]。我不会去卡尔施泰因，因为我不知道你那里有谁，并且我在布拉格感觉十分不适，以至于不想去任何地方，以

免再引起不适。另外，你在卡尔施泰因和圣约翰之间的某处时，天正在下雨。这两者都不能怪我。

- 32 -

（两张连续书写的风景明信片：马林巴德[注]，巴尔莫勒尔和奥斯本堡酒店，酒店大堂和花园景观）

（邮戳：马林巴德 – 1916.07.12）

我亲爱的奥特拉：我之后也会详细地写信给你，如果届时还值得写的话，并且下下周二在霍泰克公园亲口告诉你不是更好的选择的话。今天要写的是：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或许也比菲利斯想象中的要好。她会给你写信自己说的。我不会来艾森施泰因。明天菲利斯就要走了，不知道我的脑袋（今天还在疼）能不能想出些东西。我已经习惯了这里，住得很舒服，所以在这里会容易些。希望明年我们能一道去自由的世界。

弗朗茨

要不你来这里住几天吧？亲爱的奥特拉，那将是多么美妙啊。这儿棒极了。你能看到我们过得多么好，以及我们对于明天能够拜访你的母亲是何等的激动。

最诚挚的菲利斯

- 33 -

（风景明信片：马林巴德，乌奇希咖啡厅）

（邮戳：马林巴德 - 1916.07.23）

亲爱的奥特拉，我写得很少，我知道，我会讲很多。

祝好！

弗朗茨

伊尔玛·威尔驰送上良好的祝愿。

威尔驰老先生问候你，他爱你！

你亲爱的老师费利克斯·威尔驰问候你。

保罗·威尔驰

- 34 -

（布拉格，1916.11.24）

致我的房东小姐

- 35 -

（布拉格，1916年12月）

亲爱的奥特拉，请把这封信放在信封里寄给总监欧根·普福尔，可能的话立刻发了，不然看起来像是我睡过头了编了一个故事（实际上是我之前就编好的故事）。你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我在上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一直待到大概两点半，后来又睡不着。尽管如此，我状态还是很好，如果我在床上一直待到十点的话，那不是

因为这样做会让我感觉好一些或是因为我还想睡一会儿，而是因为如此一来在办公室的早晨就不会那么漫长了，因为我（说谎者）会受到更多的照顾。我在上面的时候写得不好也不多，但如果我知道早上会待在家里的话，我会很想很想在上面多待一会儿的。对于第二天的恐惧把我的一切都打乱了；可或许它也造就了所有一切；在那片黑暗中，谁能分得清？

你快点去送我的道歉信吧！

弗朗茨

耗尽了最后一滴煤油。

---

1. 意指自己是个吃素的人。（译注）
2. 灵薄狱（Vorhölle）：地狱的边缘。（译注）
3. 马林巴德（Marienbad）：是捷克卡罗维发利州城镇玛丽亚温泉市的旧称，以温泉著名。（译注）

1917

- 36 -

（布拉格，1917年1月1日）

首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其次，奥特拉，请帮我买一份《周一》注杂志和维尔纳午后朗诵会的票。（小公务员思维：预定的票会保留到周二。那么周三去买票不是更好？）不要太担心配给的事。我每天晚上拿到的食物多到我吃不了。我也庆祝了除夕。我起床举着落地灯欢迎新年的来临。喝了烈酒庆祝。

弗朗茨

- 37 -

（布拉格，1917.04.19）

亲爱的奥特拉，到现在为止，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但谁知道这有序的状态还能保持多久。无论如何，它是不会一下子就散架的，因为你走之前弄得那么井井有条，不过，井井有条或许、可能已经在偷偷地颤抖了，只是我还没注意到而已。我说的“一切”自然是指我自己。你走之后，鹿渠注那刮起了大风，可能是碰巧的，也可能是有意的。昨日我在宫殿注那边睡过头了。当我回到屋子里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冷极了。啊哈，我想，第一个没有她的晚上就已经不知所措了。之后，我用上了所有的报纸，甚至是一些手稿，花了好一阵子，生起了一团很不错的

火。我今天把事情说给鲁任卡听，她说我没有准备木屑是个错误，要是有了木屑就能马上取火。我巧妙地答道："可是手边没有刀。"她无辜地说道："我一直是用盘子里的刀的。"怪不得刀子总是脏兮兮、坑坑洼洼的，但我至少知道了要用木屑。

她擦地板的工作做得很好，看来你没有忘记嘱咐她。作为回报，我会试着看哪本关于种菜的书最好；不过书里肯定不会告诉你怎么在雪地里种菜的。

顺便提一下，我听说昨天父亲很坚定地维护了我。鲁德尔·赫尔曼（别把这封信随手一放）下午来串门，在去比利茨之前向我们道别。因此，家里上演了一场惯常的闹剧，所有人都参与其中。这次父亲把几乎所有的近亲、远亲都骂了一通。某某人是个骗子，见了就想对他吐口水（呃！）之类的。然后鲁德尔说，他不会太在意这种责骂，他说父亲不是还骂自己的儿子是无赖吗。我听说，父亲立马发威了。他冲向鲁德尔，高举双拳，满脸通红。鲁只好灰溜溜地退出门外。在门口他略为停顿了一下，但母亲立马把他推了出去。友好的道别就此告终。鉴于父亲和鲁德尔都是好人，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把这茬儿给忘了，不过还是无法阻止这种事的重演。我回到家的时候，一切都归于平静了。父亲为了补回他在我身上耗费的善意，说道："丰盛的一餐！12点开始烧到现在！"注

另外，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写太多信。如果你想泛泛地谈谈你的工作，你给父亲母亲、伊尔玛或我其中的一个写信就可以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好。

弗朗茨

（邮戳：布拉格 – 1917.04.22）

最亲爱的奥特拉，你不必因为很少给我写信或完全没有写信而自责。

其实，假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反而会感到难过。另外，我更希望你像这次一样，先写信来布拉格，而不是直接写信给卡尔。如此，我们可以对你的事有个大致的了解。你写的东西我觉得合情合理，至少以我在农业方面的知识来判断是这样。在花园中用篱笆分出一块地是我的想法，或许是艾莉和我的想法，或者说是所有人的想法，包括你。另外，一定得是马吗？母牛或公牛不行吗？我觉着，有一阵子，买那些不适合服役的马——比如说缴获的俄国马——的价钱会便宜一些。你们那没有了解这事儿的人吗？鲁任卡出了不少点子，不过下次再说吧。抬起头来，我们这街上的人都这么说。

弗朗茨

- 39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5.15）

亲爱的奥特拉，请尽快回复。我感到被你抛弃了。我想到为期不远的未来（总是在想未来），对自己说：她会让我自灭自生的。但这完全错了——撇开你的信不谈，由于上面的房子你为我带来一段更好的日子[注]，而且好日子还在继续，虽然（由于多彩的白天和由此带来的失眠）我很不幸地放弃了去上面工作，况且你也不在。当然，不如意的事还是很多，但和前几年比起来要好得多了。说还是必须说的，只要真的能说出个道儿来。或许我周日会来，但是自然只是“十分或许”；你可别周日

跑我这来，我们会在路上错过的！费利克斯和他的夫人很想和我一道来，所以我可能会和他们一起来，马克斯大概不会一起来。

弗朗茨

- 40 -

（布拉格，1917年6月20日左右）

亲爱的奥特拉，你是个小福利署。

关于特奇的附笔：

1）希普曼先生帮索珀开具的衣物需求证明书非常好。让他帮特奇也弄一份，寄给我。

2）鉴于特奇的贫困现状和一项新的法令，他有权领到每月48克朗的津贴。但必须要填一份申请，我已经附上了。让署里的办事员帮特奇填好，第三页上写波德萨姆地方政务署。

索珀衣物的问题：她马上会收到300克朗。除此之外，波德萨姆地方福利署（勒斯勒尔督导员）会收到一封信，指示它按规定付给索珀100克朗，这笔钱可以补足购买衣物（办事员称价格是400克朗）的所需款项。当然，索珀也可以亲自去找勒斯勒尔督导员领取。

弗朗茨

我和特奇在布拉格的初次相遇是这样的：周日晚上我、马克斯和他的妻子一起在贝尔韦代雷坡散步，远远看到一个士兵坐在人造石堤上。他没有穿袜子，裤腿卷得高高的，空着一个袖子，耳朵旁边有个大疖子。我说了一句“又碰到一名士兵”就不愿在朝他多看一眼。我从他身边

走了过去，一转身：是特奇。我开心极了。

- 41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6.24）

亲爱的奥特拉，我会去办的，但首先我得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这两个帮手(注)；你现在应该已经定了日期了。还有，情况有这么糟吗？感觉比去年糟糕多了，据我所知，去年没有这种需要。当然，凯泽尔小姐(注)会来，她很乐意，尽管据她说，你曾说过自己对她简直是忍无可忍；她定于周六到达；你还记得她，她很开心。她现在要去波希米亚森林度假，去那待几天。母亲的情况自然是像你说的那样；但她皮疹闹得厉害，不过医生说无大碍。父亲回来了，状态很好。

热情的问候。代我向小姐问好。

弗朗茨

- 42 -

（布拉格，1917.06.25）

亲爱的奥特拉，但愿小姐昨天已经把我的明信片寄给你了。在明信片里，除了一些其他的事，我请求你立马告诉我你要的人应该什么时候到。

补充说明一下关于根斯勒的事。还缺地方民政署的批准；我把它随信附上，需要拿到地方民政署签个字就可以了。签好后寄回给我。索珀

现在还没拿到钱，我知道过几天他就会拿到的。

再见。

弗朗茨

我觉得母亲的情况好些了。

别把特奇忘了；没别的事，只要帮他把表交给办事员就好了。

- 43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7.18）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我早就应该给你写信了（你收到布达佩斯寄来的明信片了吗？），我一路看了、听了许多东西。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次不错的旅行，但也算不上休养生息。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足够的睡眠，我旅行时睡得好，回布拉格后的几天也睡得不错，但我现在睡得太少了，要睡得好几乎不可能。如果是秋天或者冬天就好了（这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要去维也纳），如果能和去年的情况有一点点相似就好了！我明天不来，但九月初会来10天——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抑或，我去萨尔茨卡默古特？越远越好，但已经有点晚了；我9月8日之前不能出发。上次你辞职的事[注]真是令人敬佩。你是怎么把持住的？

问候你和伊尔玛。

弗朗茨

- 44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8.23）

亲爱的奥特拉，收获完啤酒花就尽快写信给我。我会给你详细地写写我的假期。我不想在收获的时候用别的东西打扰你。

你最真诚的弗朗茨

- 45 -

（邮戳：布拉格 – 1917.08.29）

亲爱的奥特拉，我有四个选项：湖边的沃尔夫冈（美丽陌生的乡下，但是远，吃得差），拉德硕维茨（美丽的森林，可以忍受的食物，但是太熟悉，不够陌生、太安逸），兰茨克龙（完全不熟悉，应该很漂亮，吃的应该很好，但要靠上司的关系，另外还会有公务方面的诸多尴尬），最后还有祖拉（不陌生，不怎么漂亮，但是有你，或许还有牛奶）。不过我目前还没申请休假，也没有跟上司提，上次的布达佩斯之行他找我的麻烦。但我的确有足够的理由申请修假。大约三周前的晚上，我肺部大出血。早上四点，我醒了，想着嘴里怎么有这么多唾沫，吐出来，开了灯，好奇怪，是一团血。然后就来了。Chrlení[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拼的，但这很好的表达了喉咙里冒泡的感觉。我心想出血要停不下来了，怎么才能止住它？又不是我让它开始的。我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到窗边，向外眺望，再走回去——还是血。最后它停了，我就睡了，睡得比之前都好得多。第二天（我在办公室）看了米尔施泰因医生。卡他性支气管炎。他开了药；我要服三种药；一个月后复查；咳血的话就马上复查。第二天晚上就咳血了，但少了些。又去看了医生，顺便说一下，我当时不怎么喜欢他。我就不说细节了；有得讲

了。结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急性感冒；医生提出的时候我就反对了。八月我会得感冒吗？更何况我从来不感冒的。如果是感冒的话，就是公寓的问题了，阴冷，空气污浊，臭烘烘的。第二，肺结核。医生暂时否定了这个可能。他说要再观察，现在所有大城市居民都是结核病人；他还说卡他性肺尖感染（是这么叫的，就像人们想说猪猡的时候却说小脏猪）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注射结核菌素就会痊愈。第三，最后一种可能我没怎么和他提；他自然立马避开了。但这是唯一靠谱的可能性，而且和第二种可能性相吻合。最近，妄想症又开始来折磨我了；事实上，去年冬天停了一阵，是长达五年的折磨里停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是强加在我头上的大战役，或者说是授命于我的战役，是一场胜利（比如说可能是以婚姻的形式出现；或许菲利斯代表的只是精良的作战准则），我是说一场流血不那么多的胜利，在我的个人史上这一段好歹还带点拿破仑色彩。现在看来我就这样输了这一仗。事实上，就像被对消了一般，自从上次凌晨四点那次以后，我夜里开始睡得更好了，尽管也不是那么好；但最重要的是，令我无计可施的头疼完全停止了。我是这么看这次的大出血的：持续不断的失眠、头疼、发烧和精神紧张使我异常虚弱，因而容易受到结核病的感染。正巧那之后我也不必写信给菲利斯；我写的两封长信她都没回，其中一封里有一段写得不太像话，或者说挺恶心的。

这就是我精神疾病的状况，还有结核病。另外，我昨天又去看了医生。他更清晰地听到了肺部杂音（我那之后一直咳嗽），更加坚定地否定了结核病的可能性，说我已经过了得结核病的年龄，但鉴于我想确切地知道（虽然也不能完全确诊），这周会去照X光，再验痰。我退了宫殿的公寓，而米赫洛娃又把我们赶了出来；所以我什么都没了。但这样更好；或许我根本就不该在那潮湿的小屋子里待。伊尔玛挺同情我的，为了安慰她，我跟她说了大出血的事。除此之外家里就没人知道了。据医生说，目前没有任何传染危险。那我还该不该来呢？可能一周后的周四？待个八天十天的？

- 46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9.02）

亲爱的奥特拉，已经搬家了。最后一次关了宫殿里的窗，锁了门；多像是死亡啊。然而在重生的今日，我又开始头痛，是自那个血腥的凌晨以来的第一次。你的卧室不是个卧室(注)。对于厨房我无话可说，对于庭院我无话可说；尽管今天是周日，六点半开始就很喧闹，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还有，根本听不到猫的声音，只能听到厨房里钟的声音。不得不说下浴室。有人开灯，不知道为什么在放水，我知道的就有三次；再加上浴室通往卧室的门没关，我能听到父亲在里面咳嗽的声音。可怜的父亲，可怜的母亲，可怜的弗朗茨。由于怕开灯，有人开灯前的一小时我就醒了，之后两个小时又因为惊骇无法再次入睡；算在一起一晚上九个小时。但住在这儿对肺更好。开着窗，盖条薄毯子已经够了；在宫殿的时候要盖两条毯子和羽绒被，离床远远的窗还只能开一半。我可能咳得也少了。你该来一趟。

弗朗茨

- 47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9.03）

亲爱的奥特拉，今天已经好一些了，浴室很安静。不过到六点就全完了；隔壁的人一“打”开眼睛，“噪声”就会吵醒我。（德语里说“打开眼睛”(注)，发明这个说法的人一定是位对声音很敏感的老先生。）我到

现在为止只从外面看了看贝尔韦代雷街的房子；很不错，但毕竟是二楼，而且处费德雷尔-皮耶森胸衣厂的对面。再者，今天有人告诉我，去市场的运货车路经贝尔韦代雷街。我住那里的话，就成了我从一个市场搬去了另一个。生活真是艰辛啊。不过你的房间真是不错。我已经把它填满了，不是说放满了我的东西，而是放满了我自己，你下次回来，大概是挤不进来了。你会感到遗憾吗？今天我还要去见医生，之后我会写信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来。这一周周末，我会给你发电报。

弗朗茨

- 48 -

（两张连续书写的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9.04-05）

亲爱的奥特拉，昨天我又去了他那儿；他比平时要说得明白一些，但不知是他还是所有所有医生都有的毛病，出于无法避免的无知，加之提问者什么都想要知道，做医生的人要不就是重复空洞的言词，要不就是在重要的问题上自相矛盾。他的诊断：两个肺尖都感染了，但是据称肺部没受到任何影响，是支气管的问题。要自己当心一些；但没有什么实际的危险（毕竟还年轻），基本不会恶化。建议：多吃，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由于我的胃比较敏感没给内服的药；晚上敷肩两次；每个月复查一次。如果几个月不见好转，他可能会（胡闹）注射结核菌素，“如此一来我就尽力了”。去南边（这是回答我的问题）自然最好，但没必要；去乡下一事同理。或许我应该打报告申请退休；有很好的事例支撑。后天我会我和上司说说（他明天有个重要的会，满门心思都在想会的事）。

顺便，这几天《名歌手》的诗句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我本应把

他想得更好”之类的。我是想说：这场疾病无疑有其公正的地方；它是一个打击，而我却恰恰不把它看做打击，相比前几年里的平日这场打击像是美妙的东西；所以说它是公正的，可却如此粗糙、恶俗、朴实，如此一针见血。我真的觉得：还有别的出路的。

这张明信片没被寄出去。与此同时，所有的一切又一次改变了。在马克斯的要求下，我去拜访了专家皮克医生。他大体上说的一样，但要求我去乡下住。明天我会递交我附带养老金的退休申请并先请三个月的假。你会让我寄宿一阵吗，可行吗？不那么方便的。

弗朗茨

- 49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9.06）

亲爱的奥特拉，今天我提了那件事[注]，当然不得不再演一出情景喜剧，对于我来说，每次离别无不如此。我并没有直接（这就是说谎，但某种程度上还是得体的）提出退休，而是说我不想拖累保险局云云。当然，结果是他们没有批准附带养老金的退休（或许我不这么做他们也不会批准的）。然而，我一定可以休假，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局长的意见，我周一之前都见不到他。医生的证明书看起来（虽然和他说的没什么不同，但是写下来看就不一样）像是通往永恒的休假证。我告诉过母亲，还有父亲，我因为精神状况不佳申请休假。鉴于她万分想让我休假，所以她没有任何怀疑。

- 50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9.07）

亲爱的奥特拉，在你的明信片里你说你已经为我一周的假期做好了准备，我要在你这儿至少赖上3个月，而且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就到。这会不会为你带来大变动，会不会令你秋天的计划产生大的变动？今天我去见局长了。我觉得只有结核病加速恶化，我才能离开这个保险局。不能退休。可以休假，而且无需交休假申请。说是我别太为难，他们比较为难，缺少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员工云云。每当我听到这种话，再从高处审视我的工作的话，我觉着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是这样的：每当我把我自己黏在某处时，我就会贴一些倒胃口的东西。诚然，担心这种事还为时尚早。所以，我要以编制内公务员的身份休假。应该很久没有编制内的公务员光临过祖拉了吧？

弗朗茨

要邮差做好给我寄信的准备。

- 51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9.08）

亲爱的奥特拉，我没别的明信片了。我很可能周三早上出发。马克斯开始反对前往祖拉，不管怎么说他会和医生谈谈。他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的：这种时候人们应该享受最好的，因此该去瑞士、梅拉诺这种地方。马克斯称，医生之所以会同意我去祖拉是因为他以为我很穷；那里没有医生，如果我的情况突然恶化了或者出现大出血了之类的情况该怎么办？马克斯认为，医生之所以同意，前提是我按照他说的采用砷疗

法，而我并没有这么做。如果下雨却没有拱廊之类可以散步的地方该怎么办？我对以上各点的回应，等我见到你再告诉你。另，纠结这种或许必要的健康琐事真是令人不快，这会毁了我这次假期的。

弗朗茨

- 52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7.09.09）

亲爱的奥特拉，今天我写信就是要告知你一件可能性极低的事件，那便是我周三早上不去祖拉（当然，先要假设你不拒绝）。在马克斯的坚持下，我会和他一起在周一早晨再去拜访医生一次。马克斯想亲自去跟医生理论。但不管结果如何，我还是想来祖拉的。我其他方面感觉挺不错；只是吃得太多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会给施尼策尔[注]写信，他可能会建议我禁食。令人沮丧的对比：先毫无必要地喂得饱饱的，而内在的疾病遵循着更高等的意志选择自己的走向。今天艾莉来了，我要听听你对这整件事是怎么想的。收到菲利斯的信了，如此坚定、可靠、冷静、自持，没有怨恨，这才是她。我就拿这次的打击回复她了。

弗朗茨

- 53 -

（布拉格，1917.12.28）

亲爱的奥特拉，今天邮差只带来这封信。

原本（费利克斯在吵嚷，格蒂静静地看着我）我既不想，也没有片刻安宁来写信的，不是因为时间的限制——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让我没法明确地说任何事。比方说，在之前的五天里，有很多次我都觉得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颇为沮丧，但后来却发现，我做的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对的，我没什么要后悔的。细节我们以后再聊。

和菲利斯在一起的日子很糟糕（除了第一天，我们那时还没有谈正事），最后一天早晨我哭得比我童年之后的总和还要多。但是如果我对我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有丝毫的质疑的话，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糟糕，或者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丝毫质疑，虽然一件事物的正确性不会因为处理手法不当而被否定，而且她接受这件事时显得冷静和祥和，因此也更坚定了我的看法。

她离开后的那个下午，我去了医生那儿；他不在，周一或者周三才回来。所以我大概要待在这儿，就为了这个。我后来又去看了米尔施泰因医生。当时他也没听到什么肺部杂音，尽管我在这里比往常咳嗽得厉害一些，喘息得也更严重。即便有了这个不幸中万幸的诊断（当然，有病的话X光片会显示的），他还是对我说，要求退休道德方面看并无不妥，他这么说或许部分是出于对我的友好。在回答他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已经不考虑结婚的事了，他对此称赞有加；我不知道他是赞许我暂时不婚还是终身不婚，也没问。（解除婚约的理由对外说是疾病；我也是这么跟父亲说的。）

今天我去了办公室。交涉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关于这点，我十分确信。

而另一方面，我对奥斯卡的事确实存疑。现在让我带着他很困难，除了你和马克斯之外，他和其他人讲话都很困难。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我十分确定，但我想去乡下，单独去。除此之外你有个客人，而奥斯卡不会说捷克语；这同样造成了困难。

其实，我感觉像是被扫地出门，更准确地说：我感觉这是一段和缓的过渡。假若你——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认为病情的恶化对我只会造成坏的结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正如它现在看起来和之后会看起来那样，它是最好的，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你不该为这件事费心思。（此外，我不孤单，因为我收到了一封情书，但我仍然孤单，因为我没有以爱作答。）

再回到奥斯卡这件事。他本身看起来状态不好。他太顺从了，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只要我告诉他我要出发了，他就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收拾好上路。他把下周五之前的日子全部空出来了。请写信谈谈这事儿。除此之外：我应该为赫尔曼先生、法伊格尔女士和赫尔曼先生的女儿带些什么？还要给其他人带礼物吗？

今天是我感受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跟这些人搅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事，但对他们来说有不少好事。

弗朗茨

代我问候做客的小姐、我们的小姐、托尼和赫尔曼先生。

- 54 -

（邮戳：布拉格 - 1917.12.30）

亲爱的奥特拉，时值周日下午，我在厨房就鲍姆的事写上几句。

我不是要阻止他来；而且到了这一步，想要阻止他来不冒犯他也是不可能的了。我做的小小的牺牲——其实也完全不是什么牺牲，如果真的要算成牺牲的话，这牺牲与这些日子以来发生在我身上的好事比就微不足道了。所以我并非想要说什么阻止他来的话，只是想以兄长的身份，跟你说说我的不自在。

昨天晚上又是好一顿折腾，虽然没有多长时间。都是老一套（先出场的是玩滑雪橇的玛尔塔，玩曼陀林的特露德，然后是因腿伤休息了两周的老先生）：祖拉好戏；那个抛弃了她可怜父母的疯女孩；那里现在有些什么活儿？在乡下很好，什么东西的供给都很丰富；不过她应该饿一阵子吃吃苦，诸如此类的。趁我没忘记以前先告诉你，也有说你的好话的（我好妒忌啊）：说你是个铁铸的女子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当然都是间接针对我；时不时还会明着说；他们说我支持这些出格的举动，或者说这是我的错之类的。（对于这些我每出妙言，或是拿大话唬一唬他们，我说出格的举动不是最糟糕的事，因为正常才是最糟糕的事，比方说世界大战。）然后今早，母亲走到我面前（她看起来有一些忧虑，根据我目前对于她行为的观察，和我没什么关系；小姐告诉我，两周以来她吃的都很少；但她在我看来状况不是特别糟糕），问我你那里还有什么要做的事，你为什么不过来（罗伯特岳父一家会布拉格，待三个月），如果你还是待在那儿的话，为什么那儿要有两个小姑娘，这会不会要花很多钱之类的。我尽我所能说了些好听的。

这些谈话越发在我刚刚睁开的眼前呈现了如此一个事实，那便是我们在面对这些担忧和指责的时候是在正确的一方的，在“抛弃”我们父母的方面我们是正确的，在我们“疯了”的方面我们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没有抛弃他们也没有忘恩负义或是歇斯底里，确切的说我们怀着好意做着我们认为必要的、没有别人（解除这项负担的人）帮我们做的事。父亲事实上只有一项指责我们的依据，也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先不论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他不知道除了饥饿、经济窘困和疾病之外的其他历练。他觉得我们连第一项历练都没有承受过，这一项毫无疑问是最有力的；因此他有权禁止我们说任何我们想说的东西。这其中有些是真话，因为是真话，所以是善言。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无法驱赶饥饿和经济窘困，我们面对他的行为就会受到拘束，我们多少要屈服于他，即便是是表面上不屈服。在这方面，他不光是作为父亲在说话，不光是那个冷血的父亲。

上述种种用到奥斯卡的事上，就是：

我们邀请奥斯卡到一个陌生的农庄，在这里我自己也是个客人，勉强得到认可。父亲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现在我表面上不肯认输，待在外面，带着奥斯卡，但却要受父亲的气，他不理解在乡下的生活，也不理解乡下冬天要干的活之类的；这对我是很大的限制，比如说，卡尔出现的时候我只能很尴尬地和奥斯卡站在那里，他一月初应该会来。

我必须克服这些，目前我还不能克服更大的困难。这就是我想和你说的。

因为保险局的事，我得在这儿再待几天，我周二才能见到局长。

我希望你收到此信后给我回几个字；我离开布拉格前能收到的。

代我问候小姐、托尼和赫尔曼。

弗朗茨

我问妈妈她在担忧什么的时候，信已经装到信封里去了。原来她担心的还是我；父亲真是不为他人着想，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她了[注]。

---

1. 《周一》（Das Montagsblatt）：德国人办的周刊。（译注）
2. 鹿渠（Hirschgraben）：布拉格一古要塞，曾用于圈鹿。从卡夫卡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到鹿穴。（译注）
3. 是年3月开始，卡夫卡在Schönborn宫附近租了间两房的公寓。（译注）
4. 原文为捷克语（To je žrádlo. Od 12 ti se to musí vařit）。句子里的数字在此德文版中为“11”，但在新版中为“12”。因而改成“12”。（译注）
5. 有关资料表明，在1916年11月以前的两年里，卡夫卡几乎没有写过东西。而在搬入“上面的”小屋后的1916年12月至1917年4月间他写过不少东西。（译注）
6. 奥特拉在为姐夫农庄收割的事找帮手。（译注）
7. 卡夫卡的秘书。（译注）

8. 1917年4月，奥特拉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辞退在父亲店里的工作，开始经营姐夫在祖拉（Zürau）的农庄。（译注）
9. Chrlení：捷克语，意为“吐出、喷出”。（译注）
10. 卡夫卡搬回父母亲的寓所，因没有空闲房间住在奥特拉的房间，其间她在苏劳帮助姐夫打理农庄。（译注）
11. 打开眼睛（Augen aufschlagen）：意为“睁开眼睛”，其中aufschlagen的词根schlagen有“打、击”的意思。（译注）
12. 卡夫卡希望提前退休之事。（译注）
13. 施尼策尔（Moriz Schnitzer）：欧洲早期素食和自然疗法推崇者。卡夫卡订阅过他出版的有关杂志。（译注）
14. 有关资料显示，1917年11月22日，卡夫卡的父亲获知卡夫卡是因病休假。（译注）

1918

- 55 -

（风景明信片：魏玛，歌德故居，卧室）

（邮戳：布拉格 - 1918.01.02）

亲爱的奥特拉，那就是我想听到的，很好。我还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来，局长在为难我。今天我去见了皮克医生；或许我真的太健康，顺利辞职反倒成了必须得经受的严酷考验。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了，我会这么做的。我或许真的应该给你发一封电报讲讲奥斯卡的事，但你之后得偷偷在布拉格住一夜吗？我会尽量避免的。我的第二封信已经打消了妈妈在浴室里的欢乐幻想。我有时在想我的衣裤的事。它们在这次被补好和下次被补好之间的间隙中会被扯坏。如果我在这间隙中辞职的话，我必须比以前更加小心地对待我的衣裤。还有，到目前为止，我在布拉格过得不错。这给了我希望。

弗朗茨

问候托尼和赫尔曼先生。

- 56 -

（邮戳：布拉格 - 1918.03.03）

……[注]事实上我们一起住或者说我和你住比我和任何人住都要好，

除了暂时都没法面对对方，这是人们所必须承受的屈辱，是无法避免的东西，对那些不能完全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更是如此。这大概没什么帮助，只有类似于牙刷架、镜子之类的缓和剂和最重要的善意才会有所帮助。我们互相存有善意，事实上我对你存有最大的善意。

弗朗茨

- 57 -

（布拉格，1918.05.05）

亲爱的奥特拉，事实上现在还什么都不能说，因为我还没有安定下来（在你的房间里倒是安定下来了，但在这座城市里还没有）。我呼吸似乎不那么顺畅了，不过或许是因为我在这儿走得比较快（而且已经在好转了），但睡得很差；开始的日子里我就没怎么真正地睡醒过，但毫无疑问这只是一段过渡，目前为止没有其他问题，我只能说暂时我还不后悔搬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想再见你一面和你好好聊聊；我试过和艾莉聊，但是感觉不对。

弗朗茨

向格雷施尔小姐和达维德小姐致以我诚挚的问候。当然还有赫尔曼先生。关于庭院我也不知道什么新道子，只是收到了要用粪肥的建议。今天我正巧经过果树园后面的施雷贝尔式的小园子[注]，之后我就觉得我们的庭院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并不是说我不喜欢我们的庭院）。我们在我们庭院里所做的，所有人都能做，也都做了。每个小园子都差不多是我们庭院的一半大；其中大部分打理得都不错，有一些特别好。对了，计划是：种植一些倒霉的胡萝卜（1）；2：胡萝卜；3：洋葱、生菜；4：菠菜、小红萝卜；5：一些植物；6：植物和漂亮的小姑娘；7：豌豆；8：洋葱（第一排球茎，两排的葱苗，之间种一些大蒜和小红萝卜

——不，我说不下去了，我都搞晕了，但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们会通过卡尔寄给你490克朗——我380克朗、妈妈110克朗，是根据你附在信中的列表给的，再贴了你3克朗。

总监有个请求：他这个月会经过米歇尔罗布。如果他事先发电报的话，可以为他送60到180个鸡蛋到火车上吗？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18年5月14、15日左右]）

亲爱的奥特拉，我觉得我已经在为帮助阿尔宾·巴尔特做准备了。我一到布拉格就写信告诉了他我们这里没有他的记录，但我们会马上把它搞定，之后再帮助他。昨天我为他安排了周六——也就是18日——去萨茨做体检；我们这边会有一位官员在场，会有人为巴尔特做一些对他有利的事儿。不过我五月初寄给巴尔特的信今天被退了回来。也就是说地址“萨茨牛贩利奥波德·格拉泽转”——这是他在祖拉给我的地址——还不够详细。（但我们的官员或许还是能够在那儿找到他。）很遗憾。他再来的时候问一下他。我们期待你周日来。艾莉说你基本上肯定会来。我自己这边没什么新鲜事要说的；在这儿住比在祖拉住艰难多了，但没有理由不尝试一下。

向你和小姐致以诚挚的问候！

弗朗茨

（布拉格，1918年8月末）

亲爱的奥特拉，请把我的户籍注销文件寄给我；我可能要去度假，要用到它。另外，我最近去看了皮克医生；我觉得我肺的状况很好。我手头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目录可以给你；只有一些园艺方面的，不过我以后会收到的。你已经有一些了吗？

诚挚的问候！

弗朗茨

（邮戳：布拉格 – 1918.09.08）

亲爱的奥特拉，户籍注销文件的事真是谢谢你了。我发电报只是想稍微催你一下；当然，我知道你现在烦心的事情有许多。但这在你要离开祖拉的时候也是意料之中的。请你务必不要担心学校的事，选择很多，或许根本没那么重要。如果想要学习的话，人在哪里都可以学到他想要的东西，如果需要的话还有书本来帮忙。我四处写信，四处打听了一下，现在先有这些：艾斯格鲁贝和克洛斯特新堡园艺学校的课程目录。（后者各方面来说都更好；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还可以通过旁听的方式学习，时间安排上非常自由——这个优点大概所有这些学校都具有。不过旁听的话，拿不到正式的文凭；但文凭不重要；出勤和各科的考试证明对你来说就足够了。）我还有一堆捷克的家政学校的课程目录：它们大多和农业学校有关系，但是必须先看一下哪些比较合适。总的来说，你最好能够四处走走看看。关于纯粹的农业学校，我只写信咨询过布德韦斯、里布威尔达和弗里德兰特。布德韦斯的家政学院（无论我写了多少关于农业课程的事，只要是女孩，他们就会误解，所以布德韦斯只有家政学院回复了我。）那儿今年冬天根本就不会开班，

因为食物和煤炭短缺；你得对这些事有些准备，因此去看看是很必要的。至此为止我还没有收到里布威尔达-杰钦和弗里德兰特的回复。通过一个熟人，我问了一位业内人士这些学校的情况，了解到里布威尔达是十分不错的，但只收高中毕业生。我听说那里现在就有一个女生（不过或许他们那里也可以旁听）。与里布威尔达相比，这位业内人士更推荐弗里德兰特。那里有个两年期的课程，可以轻易在一年内完成，完成后对找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你在那里会受到照顾的，不光是因为这位业内人士，还有这里的总监，他和局长认识。维也纳其实也很好，可是那里没有农业课程，而且去维也纳你需要应付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因此如果你决定不去维也纳的话，你能去一趟弗里德兰特和那里的人聊聊就再好不过了。（弗里德兰特在我记忆中是一个十分美丽、悲伤的城镇；我在那儿待过两周。）说不定不久后我会收到他们的回信。你完全不需要和爸爸谈费用的事；我很愿意承担这笔费用。钱一点一点在贬值，所以我把它投资在你身上；这将成为你今后生活的第一项抵押贷款。

我周日应该还在家里，接下来我大概会去图尔瑙。如果你去探访校园的时候需要我和你一起，我可以来。既然已经定下来了，你越早离开祖拉越好，当然，应该很体面地离开。这样你在新学年前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四处看看。

你搬家的时候，不要忘了我的报纸。或许可以邮寄给我。

再见，问候所有人！

弗朗茨

小姐之后会做什么？

亲爱的奥特拉，附笔：弗里德兰特的回信了。我正在给局长回信，把一份副本附给了他。有两个学院：冬季学院（两个冬季课程，时间是

11月初到3月末，但“有较多实践经验的务农者”只需修一门课程就能毕业）。他们也有家政学院，但今年的安排还不是很明确。你到布拉格时如果我不在的话，课程目录都在你的房间里——也就是我的房间里，在我不在期间寄来的信件和目录，你可以问办公室的凯泽小姐和克莱因先生取（克莱因先生也认识楚勒格先生和格劳普纳先生，他极有可能会到农业管理委员会催催）。

我刚收到另一个重要的请求：兔子和山鹑，你能弄到多少就弄多少；把他们寄给总监，邮资由收方付。如果价格不过分，吕夫特纳先生还会从总监那里得到一些烟草（雪茄、香烟、弗吉尼亚烟草，他要什么有什么）。

再见。

弗朗茨

再附：亲爱的奥特拉，杰钦学院来了回信。在某种意义上这所学校比弗里德兰特冬季学院好得多，但它有一些大学的特性，要求高很多。所以这取决于你觉得自己能到什么程度，另外也要看哪所学院会录取你。但可能不会是以正常学生的身份；我觉得对女孩子就是不可能的。但即使不是以正常学生的身份去上课，他们还是会在之前受过的培训上大做文章，我觉着你的情况大致不会有问题。一般来说，杰钦-里布威尔达的课程持续三年，但对于特定的旁听生来说，时间当然可以根据意愿、勤奋程度和选课的不同而缩短。在他的回信中，局长向我问起你之前的培训经历；我的回信你在附件中能看到，提到了弗里奇书记，他正好在全国委员会（这是个国立机构）里负责这所学校，他也是决定是否录取你的人之一。

我觉得你主要就是在弗里德兰特和杰钦这两所学校里做选择。最好能在选择之前，参观一下这两所学校。

再见！

弗朗茨

- 61 -

（布拉格，1918年10月上旬）

亲爱的奥特拉，真是遗憾没有遇上你。我想让你今天去拜访K小姐。K先生今天给我看了一封他或许会寄给K小姐的信，信中他在和她告别。

尽管如此，他看起来像是默默地请求你今天去拜访她。根据他的叙述，他自己自然是万分正确的，倘使摇摆不定、易怒的人也有正确的时候。而她似乎对于任何形式的专制都充满恐惧，在哪里看到的都是专制，她甚至专门为了抵御专制而实行专制。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并且，根据他的描述，昨天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但是去拜访的话至少显示出我们对他们的善意。

弗朗茨

- 62 -

（邮戳：布拉格 – 1918.09.11）

亲爱的奥特拉，我感觉还不错，每天上午都会下床；还没去过户外，或许今天、或许明天我会的。

你的处境不太好，我知道。饿，没有自己的房间，想念着布拉格，与此同时还得学习许多的东西。这是巨大的考验，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就是巨大的成功。对你和你的目的来说，祖拉是个好环境。在开始的日子里你会觉得没有头绪，不过很快你就能知道自己是否熬得过去。如果你的学习或是你的健康状况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当然得回家。虽然如此一来，素食主义就输了一仗，一众“有经验的务农者”一定在小酒馆里胡吃海喝的。再说，如果寄包裹收得到的话，补救的方法还是有的。行得通的话我会定期给你寄面粉；据说可行。

这儿的人都对弗里德兰特的抢劫事件感到担忧，对《布拉格日报》报道事件的写法更是如此。鉴于弗里德兰特平日里是如此平静安宁，没有坏事发生，报道便立马称此不法行为“可怕”。不管怎么说，你的糖和一些其他东西被人抢了，加上那天也没好好学习，是挺糟糕的。爸爸妈妈已经安下心来了。

亲爱的奥特拉，学习或者回来，好好待着或者回来。如果你撑下去了，我会以你为荣；如果你回来，我会抚慰你。

还有一件事：不要把写了一半的信塞在课本里。当你坐在高脚凳上的时候，它们可能会从课本里散落出来，被人捡走在班里传阅。

再见。

弗朗茨

替我问候胡布女士。

（风景明信片：布拉格，城堡区，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邮戳：布拉格 – 1918.11.27）

一些朋友给你发来问候：

我的问候最真诚，伊尔玛

弗朗茨

你的母亲向你问好！

祝好，你的爸爸赫尔曼·卡夫卡

有人向你发来热忱的问候，但我还不能告诉你是谁。[注]

祝好[注]，玛丽·维尔内罗娃

- 64 -

（明信片，上有卡夫卡的一幅画；图片下的说明为：“我生活中的场景”）

（谢列森，1918年12月初）

你怎么样？圣诞的时候带上笔记本和书。我要考考你。或者说，我应该来布拉格？我在这里过得和在祖拉一样好，只是这里东西更便宜：一天只要花6法郎（现在维也纳的汇率是1克朗换10生丁）。我想在这儿待四个礼拜，但圣诞节的时候也可以来布拉格。

祝好！

弗朗茨

要给总监寄明信片吗？

- 65 -

（明信片）

（谢列森，1918. 12. 11）

亲爱的奥特拉，这太糟糕了；如果只是一些明信片就打扰到你学习的话，其他的信件影响该有多大啊。不管怎么说，这明信片主要是寄给神经质的教授的。当然，其他人应该也讲了那天晚上的事；我觉得整件事都棒极了，很轻松，很自然；没有人看起来忧心忡忡。根据妈妈的信，今天是周三，晚上又会有一场盛大的聚会。我圣诞节会来的；我感觉很好，虽然我呼吸有些虚弱，心跳有些沉重。我很高兴能收到弗莱施曼小姐[注]的问候。根据你的叙述——混杂着我当时的寒热——我已经可以比较完整地想象出她的样子了。或许她在你的下一张卡片上能好心地帮个忙，给我公正地写写你的表现。这是什么意思，“觅食”？很遗憾，我的桌上本应该有很多吃的。作为替代我画了这个：再来毁掉你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弗朗茨

---

1. 信的第一部分已遗失。（译注）
2. 以莱比锡医生施雷贝尔而得名的一种在市郊的小菜园或小果园。（译注）
3. 原文为捷克语。（译注）
4. 原文为捷克语。（译注）
5. 弗莱施曼小姐（Fräulein Fleischmann）：弗莱施曼小姐是奥特拉在学校的唯一一位女性同学。（译注）

1919

- 66 -

（明信片）

（谢列森，1919年2月1日）

亲爱的奥特拉，2月1日凌晨，我5点左右就醒了，听见你在门外叫“弗朗茨”的声音，很轻柔，但我听得很清楚。我即刻应了一声。但后来就没动静了。

你有事找我吗？

你的弗朗茨

- 67 -

（邮戳：利博赫 – 1919.02.05）

亲爱的奥特拉，前几天晚上那件事没有再发生，以后可能还会发生的，不过我不会为你担心。

你的信我下次再回。今天只谈谈你问起的演讲练习的事，这事比较急。

是这样的，我此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是特别有条理：首先，在

我看来，如果准备演讲的人觉得“我的头脑里蹦不出什么有用的点子”，那此人的头脑必定处于一个不幸的状态。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你只是以前没有做过演讲这种事，所以才会迟疑；但是如果你勇敢地跳出自己的阴影——独立思考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你可以很漂亮地做到，尽管这看起来是件不可能的事。

至于你的演讲主题，我想可以二选一：非常个人的题目，或是非常大众的题目。当然，个人属于大众，大众包含了个人。我这样分只是让你有个初步的概念，之后你完全可以独立地选取一个适合自己的题目。非常个人的题目肯定是最值得做的，因为其收获极大并富有挑战性。这一类的题目可以说不是很困难，因为不需要花功夫做很多研究，只需要花心思想；这一类的题目同时却也十分困难，因为它需要你拥有非凡的细腻、谦逊和求实精神（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一时想不起来）。

例如，“男孩堆里的女孩”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因为它涉及到弗里德兰特的学校[注]。假若你选这个题目的话，你或许可以描述你在弗里德兰特学校的经历，讲讲这种经历带给你的影响。然后，根据你从中得出的结论，为自己辩护或提出批评；认清优点和不足；寻找方法，巩固前者，弥补后者，诸如此类的。此次演讲的时机很应景，将成为开放招收女生的第一年里第一个女生做的报告，更别说以后这种招收女生的做法会持续、广泛地得到推广。福斯特[注]或许可以在演讲上助你一臂之力。

同种类的题目中还有一个更棘手一些的：“学生和老师”，同样是关于你的学校的。你可以讲一讲你的学生经历，讲讲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相体谅。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和你观察到的其他人的看法，列举出你们从课堂获得的最大益处；哪些方法很棒，哪些方法不错，哪些方法不太好；同学们对于这些很棒的、不错的、不太好的方法又相应持怎样的态度。要尽可能多举事实，尽量真实些，尽量少一些主观看法。

第三类题目，不是很难做，但与自身关系更大些：“我经营农场的

经历”，可以讲讲你在祖拉的所作所为，大致为：你为什么必须离开城市；你接手时农场的状况；你犯过的错误，哪些错误是因为缺乏在校学习的经历，哪些错误在学校学习了也无法避免；当时你欣赏农民身上的哪些品质，不欣赏农民身上哪些习性，你现在在这方面又是怎么看的；你当时和下属之间有过怎样的经历，你觉得什么事容易处理，什么事难处理；以及你离开时农场的状况。

此外，也有些题目不是特别个人化，也不是特别大众化。这种题目我认为很不可取，因为很容易流于泛泛之谈，不过泛泛之谈也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你提出的纯福斯特型的题目即属于这一类，同样，那些不那么大众化的诸多犹太教题目也是的。然而，你不会想去碰犹太教题目的。（马克斯在今天给我的信里写道：“我头脑里老在想你妹妹的婚事。”）此外还有一个很好的题目：“非自雇务农者毕业生之未来”。可以谈谈职业介绍、报刊广告、测试、合作社等等。

由于准备演讲题目总会有老师的指导，要找老师借借相关书籍等等，在他们进行指导的时候，你会有机会和老师们详尽地谈谈自己的未来，或许也能和局长谈谈。（顺便提一下，你对于局长的评价看起来非常准确。）

最后就是大众化的题目，这一类的题目或许也只能是读书报告了，我特别要推荐达马施克的《土地改革》(注)，你那里肯定有这本书。不管怎么样，准备这样的演讲——即便是很短的演讲——需要很多时间。尽量将准备往后推，其间给我写信说说这事。

祝一切安好！

弗朗茨

（邮戳：利博赫 - 1919.02.20）

亲爱的奥特拉，首先，我从上一封信的信封上看出来，你的簿记又恢复正常了。你的倒数第二封信的信封上是17号，号码显然搞错了。不应该这样。

你说的演讲安排和我想象的差不了多少，只是我认为习惯上你的指导老师会到场。我觉得你选的题目不错，接下来要好好完成它。你的信里洋溢出跃跃欲试的决心，却又没谱得厉害，觉得随时会被淹没，一了百了。假若你能做到，我会以你为荣。只要你做的话，就一定会成功的，肯定会的。总之你要下足功夫，但要做的大部分都可以在溜达时完成。你的演讲应该参考社团里的发言，而不是学校里的会话练习，那个社团看起来是个不错的组织。好归好，但似乎也没到能够介绍职位的地步。

（顺便说一句：上面的这个“但”颇有意思，显而易见，是在用铅笔模仿你的写法写的，和以前在你的信里找到的一些用词一样，这些词在一封又一封信里频繁重复，尽管它们本身是很好的德语词，但重复后显得不自然，几乎有些雕琢的痕迹，表达的已经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了——它们拥有了一项美好、确切、却又不无法探查的含义。其实，我也是在你的倒数第二封信里才发现，那些词是直接从捷克语翻译过来的，尽管是正确的翻译[不像上次父亲向达先生(注)叙述时说的那么正确，他说，他和别人“na pøátelské noze stojí”(注)]，但以我作为半个说德语的人判断，德语是不会吸收你从捷克语翻译过来的德语的。）

报纸上的广告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们几乎搅乱了我的世界观。比如说，一个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能够成为世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好助理的人，也会找不到工作。我们局里倒是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据我所知，局里的两位职员以前也是助理（罗密欧和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两个人都很高兴在局里做职员，而不像多数人一样总是埋怨，即

便有些埋怨只是出于习惯而已。另一方面，也可以看看我们朋友家的佣人，他也快乐得很，一直做佣人，没有换工作。最后，也可以拿《土地改革》这本书说事。（你那里没有达马施克的书？）

我刚才在阳台上听到一段农家对话，父亲对这种对话会感兴趣的。一个农夫从沟里往外掏甜菜渣。一个熟人从路边经过，这过路人显然不太爱说话。农夫冲着过路人打了一声招呼，过路人不想被耽搁，只想着要继续往前走，就轻轻地回了一句："啊哇[注]。"但农夫冲着过路人的后背说他这里有上好的酸菜。过路人没听明白，就转身略显不快地问道："啊哇？"农夫又重复了一遍说过的话。过路人听明白了。"啊哇。"他说道，脸上带着郁闷的微笑。接着他没什么好说的，又来了一句"啊哇！"就走掉了。在阳台这里可以听到好多东西。

你准备怎么找工作？还有，为什么你一定先要和母亲说呢？我不太明白。你偶尔出于某些原因要去一趟布拉格时，与母亲先说一声，这我还是理解的。此外，假若说父亲这一阵心情总是很好，怕也不是主要原因，尤其是这个说法可能也没什么真凭实据。我的新假期够用的话，我至少还会在这儿待上三周，因此，到时候我不会在布拉格。但不管怎么说，你在布拉格仍然可以去走访那些你为学校的事拜访过的人。去找克莱因先生，他或许可以将你介绍给楚勒格先生；然后去找总监先生（斯米霍富区，卡街30号），之后还有你在农业协会的朋友。那本书很吸引人，但不要把它寄给我。我已经不可能在8到10天前拿到手，而三个星期后，我大概已经在布拉格了。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在这里几乎没有时间做别的事。再者，我不指望从书里学到太多的东西，在学校里可以学到的东西更多，在困境中所能学到的东西最多，前提是这时在必要的地方尚有足够的精力对抗困境。所以暂时先别管书这码事，如果可以的话，你把书留在布拉格，以后再给我。这本书好过《犁》吗？还是说，这些书经了优秀学生的手就成了优秀的书了？

你老是想着马克斯说的话，令我颇为诧异。他说的终究亦非不着边

际的话，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这种话你自己肯定也说过几百遍了。你也知道，你正在做的是一些非比寻常的事，要把非比寻常的事做好也是非比寻常的困难。千万不要忘记如此一件难事所带给你的责任，你很清楚，你是带着自信从队伍里站出来的——就像参加陆军的达维德一样，而且，尽管你很清楚这些，你还能坚信自己的能力会将这件事引向某一种好的结局，那么，你做的——结束时来一个糟糕的笑话——胜过与10个犹太人结婚。

弗朗茨

- 69 -

（邮戳：利博赫 – 1919.02.24）

奥特拉，我怎会对这次旅行唱反调呢？相反，能随时做好旅行的准备是件大好事。我只是不怎么喜欢那些理由，因为它根本算不上理由。你没有工作，怎么跟母亲谈你的工作。其实你是想和母亲说，你不想找工作。但你还是想找份工作的吧？还是真的不想？对我来说，父亲的情绪也是一个极为奇怪的理由，更别说认为他情绪不错的是小姐，他在她面前永远是乐呵呵的样子。她一转身关上门时，他就会大发雷霆。有时候开着门时，他也这样。说起人生苦短，更是不足以成为理由，倒是可以成为反对的理由。这些就是你所谓的理由了；假如你说要来，是因为你很期待再见见所有的人，我当然对这次旅行没有任何意见，特别是如果你可以向我保证，你的期盼、旅程以及事后可能出现的郁闷情绪不至于影响你完成演讲。

你对局长的观察似乎很仔细，但从你的结果来看，似乎真的对这次面谈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对这种人太正式的谈话也许不是最佳的方法，更好的方法最好是平常多提重点，不是只提一次，而是要在最意料不到的情况下提个15次。而成事的最大前提终究还是要看他本身是不是真的

可以帮上忙。

我们这里天气也很暖和、很舒服。我现在傍晚时就坐在阳台上，也不用披毯子什么的。中餐时可以开着窗户，边吃边晒太阳。窗外趴着狗狗梅塔和罗尔夫，它们等着我拿剩下的食物出现，有点像老城广场的众人期望使徒的出现[注]。我最近做了一些和你有间接联系的梦。我推着一个童车转悠，车里有个小孩（局里官员的孩子），又胖又白，红红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他说姓赫拉瓦塔[注]（局里另一个官员的名字）。我接着问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来着？”她回道：“奥特拉。”我吃惊地说：“真的和我妹妹的名字完全一样。她名叫奥特拉，她也姓赫拉瓦塔。”我这样说没有恶意，更多的是洋洋自得。至于马克斯，我没仔细想他说过的具体东西，我只是想笼统说一下，说说背后的原因。他觉着（尽管他对犹太大业的损失、对你失去犹太教义、对未来颇有怨言，我对此不是太清楚）你做的事情不同寻常，同时也不同寻常地沉重，一方面，你有一颗真诚的心，做起来自然轻松，但另一方面，你没有看到要做的事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但我不这样认为，所以我没有理由感到不满。代我向布拉格的所有人问好，向每个人说点什么，如果有人因为我没经常写信不太高兴的话，你就为我说说好话。

弗朗茨

（明信片）

（邮戳：利博赫 - 1919.02.17）

亲爱的奥特拉，星期天1-3点钟之间，奥尔加·史丢德尔小姐在她拉德茨基广场附近的布拉格公寓里等着见你。越准时越好，遵守时间是件十分值得推崇的事。她有两个职位空缺，但都不确定能不能雇你，其中

一个是她姑姑，她姑父前天过世的，他姑姑名下有好多东西，外加一大笔家产。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史丢德尔小姐的推荐信变得有说服力，所以我建议她亲自见你一面。你要详细地告诉她你能做什么，告诉她你愿意做什么。当然，史丢德尔小姐星期天完全有可能不在布拉格，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你就要白跑一趟了，史丢德尔小姐也就只好直接写推荐信了。周一你可能已经不在布拉格了，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周一到史丢德尔小姐那去询问一下。不管怎么样，周日到她那里去。

向大家问好。加油。

弗朗茨

- 71 -

（明信片）

（邮戳：杰钦-德希伯德 - 1919.03.06）

亲爱的奥特拉，好妹妹给我写信讲讲家里的事情。母亲周二在上一封信里写了不少自己的事，颇令人担心，她还写了不少父亲的事，更是令人郁闷。而且，似乎能隐隐感觉到，有些事情她没有明说。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另外，似乎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到周三才离开，有点奇怪。我寄给你的《改革》杂志，你收到了吧？

衷心的问候。

弗朗茨

- 72 -

（谢列森，1919年3月中旬）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我们不是对手，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我们是坐在一起的。但恰恰是因为我们彼此靠得太近，我们已经再也不能辨别对方想要什么，不知道是要推搡，抑或是抚慰。

二者之间也真的有些混淆了。譬如说，“空口说白话”真的不是针对你的，只不过是以你的名义针对那些“不确定的、无形的”东西。你本人也可以从自己的信里看得出来，答案是有的，尽管答案实质上也只是“不确定的”而已。但其中总是有些什么的。

你在考试期间来回跑，我看得出来你有些安不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学习，你甚至还暗暗为误了火车高兴。我是有想法的，我觉着你只有在特别想误火车的时候才会误掉火车。也正是因此，我想提个问题。我提这个问题无非是两方面的：假若你在考试这个特殊时期觉得有很大的外在困难，我提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将其摆上桌面，进而减低其危害。

对于那些会导致内在伤害的外在困难，没有必要理会它们；最好的办法是与它们共存亡。父亲就是这样想的。父亲认为没有财力支持的婚姻是不幸的婚姻，他觉着缺乏财力支持是沉重的、决定性的内在伤害。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不一样，至少现在不一样。

这是我想说的一个方面。假如情况并非如此——是否如此，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想通过提这个问题告诉你，你没有权利在这方面感到不安和急躁，原因是那个“无形”之物其实是你自己，“无形”之物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现形。以我的凡人之眼观察到的，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掌握在你那双强壮的、健康的、稚嫩的双手里，这双手是令世人艳羡的。

你说得对，“空口说白话”不好，但幸好没人能确切地说出“空口说白话”的确切意思：没人能空口说出“空口说白话”说出的是什么白话。

我记得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对主审法官的“空口说白话”表示过不满。要知道，主审法官对他差不多到了喜爱有加的地步，他们几个星期里不停地谈这个谈那个，然后有一次，法官开玩笑时突然出言直接指责拉斯柯尔尼科夫，原因是法官“差不多”对他喜爱有加，否则他很可能只是问问了事。这时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一切都彻底结束了。但毫无疑问，正好相反，一切才刚刚开始。无论法官还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他们的共同研究对象是拉斯柯尔尼科夫面临的问题，而现在，这个研究对象对二者来说都更加自在了一些，更加超脱了一些。还有，其实我已经歪曲了小说的原意。这一切，可以等你考试完了后我们再继续，或者说那样更好。

给我寄个明信片，写上几句（给我说说）关于杂志、学习的事和你的想法。

弗朗茨

- 73 -

（邮戳：利博赫 – 1919年11月初）

亲爱的奥特拉，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我让你来决定奥斯卡是不是过来。我有一点点小私心，完全是我个人的事，不那么高尚。而且，如果大家都期待三天的假期对奥斯卡有益处，那我的私心也是多余的，因为那样的话我可以和他分享益处。不过我还是说一下我的担心吧：他来了的话，我和他只能住在一个房间里，我没法11点钟还躺在床上不起来，我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散步，他会在我们共同的房间里做功课，我有可能会经常打扰他，我那封给父亲的信刚起了个头，他来的话我就没法写完了——最后，他会带来一个糟糕的“消息”，马克斯已经给我说过有关的事。然而，所有这些担心也可能是毫无依据的，或许现实要简单得多：我们可以各自住自己的房间，他可以和别人一起去散步，他可能也喜欢躺在床上，给父亲的信即使奥斯卡不来也有可能完不成，不过奥斯

卡来的话是肯定会带来答复的。

你现在知道得够多的了，不管你怎么样决定，请你帮我去奥斯卡那，代我问候他，代我邀请他。由于不需要我操心，我的一切还过得去；不过，目前马克斯在这里。

你也不给我写信。

弗朗茨

代我向所有人问好，从父亲直至查娜的各位。

（谢列森，估计为1919年11月10日）

亲爱的奥特拉，纯粹是由于我对奥斯卡的旅行太担心的缘故，我忘了提一件很明显的事，那就是不管你对奥斯卡的事是如何决定的，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即便是为了评估那封信（我脑子里现在全是这信）也应该来。但是，如果按你原来的计划星期六才来的话就太晚了；现在我这封信到周一才能发了，如果信到达时我已经在布拉格了，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史丢德尔小姐人很友善，是个好人，我还没跟她说信的事。由于特蕾泽小姐的事史丢德尔小姐遭了不少罪，不过从史丢德尔小姐的表面上看不出来而已。楼里有不少新面孔。目前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女孩名叫艾斯纳，是特普利茨人。说起来我不太喜欢她，她和那倒霉的年青人一样有些乖张，但也很棒，显然她们都很棒。你要为自己是个女孩感到高兴。

不要忘了结婚礼物[注]，最多可以花200克朗，写些吉祥话。代我问

大家好。

弗

- 75 -

（谢列森，1919.11.13）

希望信送达之时你已经单独或是与奥斯卡一起在旅途上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星期六才动身的话，信会在你出发前达到。星期天晚上我们会一起去布拉格。

如果我因为你不给我写信而有什么怨言的话，也是因为我假定你的事情里有重要的东西（当然，什么事都重要）发生，而我想成为其一部分。我独处时，感觉还不坏；而我与其他人在一起时就会感到哀伤。你会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快来吧。

父亲朗读时的情形算得上一景，我在孩提时代从没见过的。你的信里只字未提W小姐(注)。

弗

代我向大家问好。特别要感谢母亲寄来的漂亮明信片。

---

1. 弗里德兰特（Friedländer）：奥特拉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在弗里德兰特的一个农校学习。（译注）
2. 福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1869--1966，德国学者。（译注）
3. 《土地改革》（Die Bodenreform von Adolf Damaschke）：达马施克著。（译注）
4. 指达维德的父亲。（译注）
5. 捷克语，意思为“立于友好之足”。（译注）

6. 啊哇（Awua）：捷克语方言中的一个单词。（译注）
7. 布拉格市政大楼墙上的钟有两个小窗口，中午时分12使徒会出现在小窗口。（译注）
8. 赫拉瓦塔（Hlavatá）：Hlavatá为捷克语姓氏，同时捷克语Hlav vatá是“执拗”（“药棉头”）的意思，卡夫卡偏向于认为这个妹妹太容易偏执。（译注）
9. 指达维德的妹妹的婚礼。（译注）
10. 指尤丽叶（Julie Wohryzek）或尤丽叶的妹妹，卡夫卡曾于1919年11月24日给尤丽叶的妹妹写过一封长信。（译注）

1920

- 76 -

（信笺头：布莱埃斯湖注，梅拉诺，艾玛客栈）

（邮戳：梅拉诺 - 1920.09.20）

亲爱的奥特拉，找住的地方累得我够呛，可供选择的地方不少，根本问题是：找提供膳宿的大旅馆（比如像我现在住的地方那样，不错的素食，不是很周全，但都不错了）还是找私人性质的下榻处。前者的缺点是较为昂贵的费用（但我不知道贵多少，我住的地方不包吃），或许不像私人下榻处那么舒适，没那么人性化，素食主义者可能比较看重舒适性和人性化的程度，但其优点是，公共空间多一些，房间本身、餐厅、大堂都更大一些，即便住客里有熟人，也会自由一些，不那么拘束。另一方面，私人下榻处有一家子的味道，不，说错了，有点多人同葬墓的味道。如果房子保养得不错的话（否则，就要坐下来为逝去的时光哭上一场，我也见过这种房子），那么房子肯定很狭小，房客坐的时候要一个挨着一个，大家大眼瞪小眼，像史丢德尔家那样，只是梅拉诺比谢列森要自由得多、更远一些，更多样化，气派大些，空气更好，阳光更充足一些。所以，怎么选是个问题。

你觉得奥托堡旅馆怎么样。下午（我在梅拉诺的第三个下午，第一个没下雨的下午）唯一的成果就是看了一家价格为15里拉的私人下榻处，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房子很干净。女房东是个开朗的人，胖胖的，红红的脸颊，是位典型的陶西格太太。她一眼就认出我是布拉格的德裔，对我是素食主义者很感兴趣，但她的素食知识很贫乏。房间相当不

错，赤着膊子也可以上阳台。她后来带我去了公共用餐室，一个很漂亮的厅，但天花板比较低。房客坐在一起，套在环里的餐巾标记了座位的确切位置。白雪公主大概不会到这里来找乐子。嗯，我大致会在得到你的答复前定下来，我已经答应房东太太明天早上再过去。

旅途很轻松，那个南美人其实是个米兰人，他和蔼可亲，善解人意，很帅，绅士风度十足，而且体型优美。我想，基本上在这种可恶的、把人冻得够呛的地方，即便是我自己挑选也选不到更好的人了。我没有花法郎。很显然，旅行者习惯了一个特定的货币后，马上又要使用另一种货币的时候就会这样。别的车票要用奥地利克朗买；从边境到因斯布鲁克车票费是多少？1300克朗。而我没这么多克朗。里拉在因斯布鲁克很容易换。

暂时就写这么多吧，我要（遵医嘱）去喝橘子汁了。给我写信，写得详细一点，特别是多写点你的麻烦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写你的梦；置身梦外，这样做也有可取之处。

代我问候所有人。如果你见到马克斯或费利克斯，也代我问候他们。

弗

（梅拉诺）4月17日（1920年）

亲爱的奥特拉，我之前提过的麻烦事，当然不是认真的。脑瓜子好的人是不会有麻烦事的，反之就会麻烦不断。但是游子行千里，总是特别挂念家里的事。有时候一个人身处千里之外，看不到细节，所以也看不到事物危险的方面，这时他变得更加强大，能够拥有清晰的思路。譬

如说，假若你有什么麻烦事，我都可以在这里为你一笔勾销。所以我让你在信里写你的麻烦事，不是因为你的麻烦，而是因为我的强大。你没有麻烦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我的大笔在现实世界里怕是不够犀利。（花园里现在有人在高呼“嗨”，听声音很像是马克斯。）

你在信里写得很清楚，父亲是怎么第二次读了我的明信片，他之所以会读第二次，是因为在牌局结束了之后想随便找点什么读读，因而这比第一次读要重要得多。一个人想动笔写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应该总是有意识地保持负责任的态度。我想，我必定不会口头上向父亲提糖的事，但写信的时候就会写这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东西。“你的好儿子啊，这回又去了一个老鼠洞里，连糖都没有。”或者类似的。好吧，本来我是不会写有关糖的事，只是那天晚上弗勒利希太太对我说起过，她经常拖人从布拉格寄糖给她，再加上第二天早上我又拿到了令人恶心的糖精。所以，我写糖的事不是真的需要糖，而只是碰巧，再加上轻率。而且，开始的几天，我喝了很多柠檬汁，停都不停不下来。那些柠檬汁都是弗勒利希夫妇用自己的糖做的。既然说到这事不妨讲得完整点吧：旅店里糖倒是很充足，只是质量差，旅店买糖时一次会按配额进不少货，但管制得很紧，糖就是做甜品用的。在欧洲怕是很少有地方像波希米亚一样有这么多糖。整件事就是这样，说得够多的了。我的意思是，糖我就不需要了。用蜂蜜替代糖，我已经喝了几个星期的柠檬汁了。

我住的地方其余各方面都挺不错的。假如我透过敞开的阳台门向花园望去，近处的栏杆上到处是鲜花盛开的草木丛，远一点则是空旷的大花园——夸张了一点，其实是铁路——我记不起来在什么剧院的舞台上见过这种场景（电灯光有点类似剧院的灯光），除非是公子王孙住的地方或者至少是很重要的人物住的地方。

对我来说，这儿的伙食实在是太丰富了。比如说，我昨天向母亲描述过的，由于某种原因，我晚餐吃得太多了，还好没人注意到，但是这

顿晚餐害得我几乎一个晚上没睡好，还带来其他诸多的不便之处。为了避免误解，我今天又吃了很多。一般人不会相信别人的胃，但却相信别人的肺。其实二者都是可以客观地确定的。不会有人说：拜托有点爱心，别咳了。另一方面，素食主义者（在外人的眼里免不了带点职业色彩：以食素为职业）会给人以孤独和些许疯狂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极为细微和可靠的。但肤浅的人往往不知道素食只是一个无辜的表象，只是心灵深处思索的一个小小副产品。这种深度思索外人可能是无法窥视的。

我变得絮絮叨叨，原因是上次的信不但没能给你带来乐趣，反而让母亲担心了。我还没怎么讲我的情况，下次吧。前一阵做了一个梦，梦里读了你在《自卫》周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封信"，长长的4列排版，语气很强硬。信是写给玛塔·勒维的，马克斯·勒维染病，信是要安慰玛塔。我真的不明白这封信为什么在《自卫》周刊上发表，但我很高兴。

祝一切顺利！

弗朗茨

菲利斯回信了吗？

如果没有，就有必要用完整的地址再给她写一封。

我别又忘了说这事：你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小姐怕是也特别忙。

没有人打下手？

（梅拉诺，约1920年5月）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我想是哪里弄错了。毫无疑问，他的工作会占去你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体育协会的那些事、政治活动等等；就我而言，尽管疏远的理由不是非常充分，但我能理解（菲第一次来布拉格时，我本来很容易就能请个假，但我情愿在局里待着，只有下午和她待在一起，实际上直到很久以后她在柏林责备我时我才意识到这个错误。但也不是因为没有爱，或许是害怕在一起），而他的状况，我不是太能理解。但我想，一切都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事。如果你至少局部地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工作和兴趣本来也离得不是那么远，它们实际上是为你而设的，离得近为离得远提供了理由。

我只能再以菲为例，她无疑对劳工意外保险局非常感兴趣，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她极有可能耐心地在等局里的消息，哪怕是很平常的一句话；最后等了很久什么也没等到，自然也就等烦了，她就会想积极地做些什么，想些办法，但又没有办法可想。但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他对自己的职业很满意，他和自己人生活在一起，他快乐、健康，基本上（一些偶然的事算不了什么）对自己也还满意，对自己广泛的交友圈也满意，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人不满意，他也有他的道理（没别的表达方式，这道理有点像一棵树立在地面上也有其道理一样）。

我不太清楚，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就是你一直所渴望的“庄园”，——坚实的土地，古色古香的住所，清新的空气，自由。然而前提是，你愿意努力去争取。你常说的什么“他不需要我”、“没有我他会过得更好”之类的只不过是玩笑话，而你曾经有过的犹豫却是认真的。你现在放弃了犹豫，但犹豫却留下了残迹，你伤心地发现他与陌生人——陌生人，为什么？——度过逝去的时光，残迹存于其中？残迹存于来自伏尔塔瓦河大楼的灯光的非自然之中？——非自然，为什么？当然，他可能周日和周四会来找你，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行动给你上了一课，尽管他不是故意的，但也是件好事。

我说的是不是太严厉了？奥特拉，我不是对你严厉，我对自己都这

么软心肠，我怎么可能对你严厉。相反，我今天有些焦躁不安，我睡得不好，严重影响了体重的增加，不过也还凑合，4月6日：59.55；4月14日：58.70；4月16日：58.75；4月24日：59.05；4月28日：59.55（最后一个重量是我喝了一杯牛奶后秤的，帮了点忙）。我的其他各方面都很好，真的是好得无以复加，只是睡眠上还缺了点什么，没有睡意时，求是求不来的。总之，吃荤和住疗养院对睡眠怕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昨天去看了医生，他检查发现我的肺棒得很，我是说，他在肺上几乎没发现令人不安的东西，他不反对素食，还给了我几条有关饮食和防失眠（也不是失眠，只是我不断醒来）的草药茶的建议；看起来我缺的只是草药茶了。顺便提一下，这位医生名叫约瑟夫·科恩大夫，人很好，是布拉格人。

我今天梦见了你；内容和上面的话题有关。梦里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他说了一句话，特别讨我的欢心。他没有说女性对男性工作和男人世界的兴趣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经验之谈，他说“历史已经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性感兴趣，但却被这一特定情况转移了注意力，说道：“恰恰相反。”

你想跑跑腿？今天有两件事，首先，游泳课程卡，其次，去陶西格为你自己订一本丽莉·布朗的《我的回忆录》，兰根出版社出的，共两卷，我掏钱。还有第三件事，去见局长，我下次再写。如果我的情况不错、睡得好的话，我在这里可能会待两个多月。

关于选举的消息，我从《维尔报》[注]上知之甚少，这里的报刊亭能买到《维尔报》。费利克斯没有把《自卫》周刊交给我，尽管我请求过他。马克斯去慕尼黑了。我是听科恩大夫说的，他在旅途上遇见马克斯。

家里和店里还好？

祝好！

弗朗茨

你该是已经收到我的上一封信了吧？

- 79 -

致尤丽叶、赫尔曼和奥特拉·卡夫卡

（梅拉诺，1920年5月4日）

亲爱的父母亲，万分感谢你们回信。前几天的天气很好，很暖和，我琢磨着去高处走走，去山上走走，但今天又风雨交加，下起了瓢泼大雨，所以，我会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这里大家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我有两个月的病假，到5月底。不过我还有5周的常规假期，原打算秋天用的。现在看来，既然我已经在这里了，不如现在就用掉常规假算了，全部用掉或至少用掉一部分吧。医生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你们觉得呢？但是这得先得到局里的批准，我想请奥特拉帮我。

亲爱的奥特拉，我知道你病了。母亲在信里写了，4月30日“咽喉发炎”；“已经好多了”，5月4日（今天）已经完全痊愈。但我觉得有点奇怪，你给我的信里只字不提生病的事。当然，远隔千山万水，很容易觉得什么事情都奇奇怪怪的，熟悉情况后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尽快给我回信。你该收到我的两封信了吧？

我会告诉你怎么去找局长。反正要等你病好了以后才去。基本上是件很简单的事，我的要求也肯定会被批准，我只是想做得正规一些，让人无可挑剔。以前有过一次，因为手续不周局长对我很不满意。

是这么回事。我拿到2个月的病假，另外局长还专门批了5周的常规假，我本打算到秋天才用常规假，因为当时我只知道6月期间梅拉诺会非常热，受不了，我没想过到山里去。而现在我想把假期凑到一起，局

长那儿不会有什么问题，首先，他自己在看了体检报告后表情沉重，对我表示，“如果您恢复得好，可以写信给局里，而且您留在那里的时间可以超过2个月。”即是说，我可以延长病假（而且不影响正常假期），再者，我不是申请延长病假，而只是申请将常规假和病假连在一起用，局长不用请示董事会就可以批准。

因此我写了个请假报告，你可以再帮我改改，首先，我不想写得太夸张，其次，我的写作技巧没法在捷克语无懈可击的局长面前班门弄斧；第三，你自己想跑腿的。如果你不想亲自去送请假报告，也可以寄给他，然后再去拿结果。

我想你可以这样做：你先去大个子菲卡特那，问一下他的意见，看要不要去打扰局长。根据他的意见，或是将报告直接搁在那里（说你过一两天后再来问结果），或是去局长那儿将报告亲手交给他，要礼貌一些，可以行个屈膝礼（我以前给你示范过怎么行屈膝礼），你告诉他我要请假（我给他写了请假的信，不过是用德语写的）；告诉他我的情况不错，每天的体重能增加100克的样子，但天气一直不太好；告诉他医生觉着我最好不要中断调养（局里的医生也曾建议休养3个月）；告诉他按目前的汇率，这儿的里拉不是太贵（但我没有买进太多里拉，错过了好机会）；告诉他到秋天里拉肯定会涨；告诉他我已经完成了旅行，诸如此类的。我之所以没有直接将休假申请寄给局里，是因为我想快一点得到回复（假如获得“批准”，你发电报给我），以便我及时安排相关事宜。

谢谢你，祝一切安好！代我问候小姐。

弗朗茨

或许你能借此机会去跟特雷姆尔先生打个招呼，顺便看看有没有我的信件。

- 80 -

（明信片）

（邮戳：梅拉诺 - 1920.05.08）

亲爱的奥特拉，你还没有康复吗？没什么消息吗？怎么回事？

我在这里也没闲着，这些吃荤的人——还有喝啤酒的人——经常给我出主意，我得为自己辩护。有时候我没办法了，就会说：“无疑，不能拿我现在的样子来证明吃素是件大好事（我的体重又增加了3.25千克），但我妹妹的身体状况可以证明吃素是有好处的。”

而现在你也病了。你们都没给我写信说这事。而且，我仍然需要有人去给我跑腿；现在谁来办这些事呢？比如说今天：请帮我去小道街博罗维书店买20份第6期《克门》，每本60赫勒[注]，过一阵子就买不到了，不贵还可以当礼物。里面刊有米莱娜女士翻译的《伙夫》。

弗

- 81 -

（梅拉诺，1920年5月中）

亲爱的奥特拉，谢谢你的两封信和电报。我本来可以早点给你回信，但这一阵子我又开始失眠了，真是件烦人的事。前一段时间，我差不多都忘了还有失眠这事。你可以试想我的失眠有多糟糕，为了应对失眠，我连喝啤酒的方法都试过了，其结果正好相反；我也喝过一次颉草药茶；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是溴茶。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的（另外，也许是梅拉诺的空气作祟，贝德克是这样说的），但有时候会没法写东西。

我上次写那封信说教的时候，自然没想到你收到信后，事请还会有新的进展。我当时只是觉得那件事可能又会被人翻出来。顺便说一句，其实也不是说教，我只是提了一些问题。因为你的病，我心里有一阵子慌得不行，因为读了你的信后不久我就碰到了弗勒利希先生，他说布拉格出现天花疫情，毫无疑问，他说得夸张了一些。我相信人类对天花有一种天生的抵抗能力，但我不希望借你来证明这个观点。

婚礼在七月吧——我怎么感到有点诧异？我总以为是六月底。你有时候会说，你做的对我有点不公平，其实正好相反。假若我们两个都不结婚，才真的有点说不过去，既然我们两个之中有一个要成家，你肯定更合适一些，你就为我们俩做了这件事吧。很简单，全世界都知道。同时，我也会为了我们俩保持单身。

我可能6月份过来，这样做可以节省些假期，特别是考虑到最近的失眠影响了疗养的治疗效果。上次秤体重的时候我增重了3.5千克，有几天没有秤体重了。你的那些安慰话说得很得体。我基本上会定期写信，不过也会有间断的时候。

帮我谢谢父母亲温馨的来信，我很快会给他们回信的，他们的信里给了地址。他们什么时候去温泉，抑或是因为婚礼推迟了？阿尔弗雷德舅舅来吗？

天气很好，以前怕下雨，现在又盼下雨，也确实经常下雨。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赤身裸体，附近两个阳台的人偶尔会看过来，我帮不了他们，真的非常热。也许剩下的几个星期我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不过不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因为失眠的事，我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住的地方伙食不错，房东对我们也很好，条件这么好的住处别的地方找不着。

话说回来，我以前住艾玛酒店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父亲会说：“如果没人揍他一顿，再把他赶到大街上的话，他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好地方。”

他是对的，但我也没错。你见过奥斯卡了吗？

代我问候他，你向他解释一下我没写信的原因。但也许你要做准备工作而没有什么时间。写信给菲利斯？

代我问候所有人，特别是代我问候小姐。我们还是没有雇个女佣人？

弗

- 82 -

（明信片）（邮戳：梅拉诺 - 1920.05.21）

亲爱的奥特拉，我今天收到你寄来的两个包裹、《自卫》周刊（费利克斯现在也开始寄《自卫》周刊给我）和一堆5月16日的捷克报纸。干嘛寄这些东西？一开始，我还以为可能是关于保险之类的文章。我喜欢读这一类的文章，但里面没有。不管怎样，我会将报纸保存下来，等你写信给我。最后还有一件事，我刚才突然想到，你可能误解了我的上一封信。但是，怎么会呢，我很明确地说了去小道街的博罗维书店买20本（其实10本也足够了）第6期的《克门》（4月22日的），但不要寄给我，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真挚地问候父母亲和所有人！

弗

- 83 -

（梅拉诺，1920年5月下旬）

亲爱的奥特拉，你做得都挺好的。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先等菲卡特先生康复，原因是越过他怕是会引起他对我的不快。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再待一阵子。我也许六月份去波希米亚的某个地方待上几天，换个环境，但也并不是真的因为我觉得这里太热了。要干力气活的话确实是挺热的，有人甚至在报纸上埋怨今年热得太早了。我觉着，即便是傍晚在花园里做点什么（很轻的活，比如除杂草、种土豆、修剪玫瑰、掩埋死雀鸟）都嫌热（早上做还可以）。但如果只是躺着休息，平均气温还算凉快，还没有布拉格的气温高。帕瑟河出自丛山峻岭，流经这里时带来清凉的气流，坐在河边一张斜置的椅子上，即便是酷热的晌午也能感到一丝丝的凉风拂面。

局长不屑正眼看你，并不能说明他有任何不悦。我本应该早些跟你说这事，让你有个准备。这是他追求的一种效果，或者说他在装吧。精通谈吐者，或者自以为精通此道者，他们会下意识地避免看对方面部的反应，其实他们什么反应都不看，他们对别人的反应自信得很，无需这种反馈。另外，局长的谈吐称得上字字珠玑，或许只是在这种正式场合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罢了。

谢谢你寄来的报纸，谢得迟了一点。收到报纸那天，我太困了，没想到这么多的报纸可以漫无目的地随便翻翻或是当消遣用。但后来我还是在报纸里找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评论报》先存起来，我在这里用不上。

从局长的话看得出来，他恨不得我赶紧退休才好。对一个官员来说，雇一个老是需要疗养的人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这是世风日下的一个标记？不久前，有人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些前军火商人之间的一段对话。他们抱怨别人拖欠战争债。其中有一个前军火商，他做的军火生意最大，但只有他说没人欠他的钱。这个前军火商人解释说，按他的价格，没有国家可以支撑得太长，所以他从不赊账。会不会有些人也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的？

脑瓜子发热？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的脑瓜子已经没问题了。

我以前写信时提到过一位将军，不是吗？他今天在啤酒花园（对，我的手指间捏着一小杯啤酒）里表示，他坚信我会结婚，而且还描述了我未来妻子的样子。他不知道我的年龄，还以为我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和他在一起挺舒心的，我对他印象不错，我没有告诉他我的年龄。他在这方面非常年轻，以我的智慧没法做他的祖父。他63岁了，十分精瘦，干练，身形矫健。他有时在些许昏暗的花园里穿着一件短大衣，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拿着嘴边的雪茄，看起来像是旧时奥地利维也纳城里的年轻中尉。

祝好！

弗朗茨

代我再一次向艾莉和瓦莉带去特别的问候。当然，再以不同的语气问候小姐。

奥斯卡？菲利斯？《我的回忆录》？游泳课程？

（梅拉诺）周五（1920年6月11日）

亲爱的奥特拉，沉默？有点不太明朗，可能是妙不可言，也可能是一塌糊涂，我不想解释，还是等你的下一封信吧。是的，世事皆艰难，鸿运，甚至真正的鸿运——闪电、光束、上面的号令——都是可怕的累赘。但信里不宜谈这些事，这些事是在“浴室”[注]里谈的。

你能去奥斯卡那儿一趟的话，我会很开心，我还没有给他写过信；怎么给他写信呢，每封信都会被公开[注]。如果有机会的话，给他解释一

下，让他明白。或者，最好还是别啦。不过亲自去走一趟，代我问候他，也代我问候他的夫人和孩子。

你需不需要帽子或之类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会耽搁你一会儿。我已经对她做了糟糕的事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这件事怕是完了。一个鲜活的人，被我这么戏弄。

弗勒利希先生去世了，我前天偶然听说的，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很久了。我不会去吊唁他，我原本是肯定不会知道这事的。他的一生看起来很幸福，我希望他最后没有承受大的痛苦，我不知道别的细节。如果父母亲不打算去弗兰森斯巴德——似乎6月6日还在安然自得地玩牌（那天晚上母亲去什么地方了？）——我六月底就直接去布拉格。天气非常好，假若不是有人头脑发热，搅得人不得安宁，一切会是多么的美好。

你的弗朗茨

代我特别问候小姐！我能给她带点什么东西？写信给菲利斯？还有汉娜？游泳课程卡？回忆录？阿尔弗雷德舅舅？

请你去陶西格订购一本柏林杂志：《世界舞台》23期，由雅各布松主编。

- 85 -

（明信片）（邮戳：梅拉诺 - 1920.06.28）

最亲爱的奥特拉，打包出发前赶着写几句：谢谢你把好消息告诉我，我（周末）到的时候，你见到我可不要太挑剔。我看着衣柜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自己没什么变化。我有些害怕会有人说，假若我在谢列森待上14天，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还有别的事情，所以也许没有那么糟糕。倒是我自己到这里一个半月之后，觉得理应期待得更多一些。总

之别太挑剔。见面再谈。还有，你可能有许多事要做，没时间老是看着我吧，家里也没别的人。

你的弗

- 86 -

（明信片）

（邮戳：布拉格 – 1920.07.25）

亲爱的奥特拉，你问了三件事情，问了我的东西，问了特雷姆尔先生，问了我的身体状况。三件事的好坏次序依次为：特雷姆尔、东西、身体状况，但我也不是说身体状况不好，完全不是，主要是特先生的情况好得没法比。我很清楚，我没有失去什么。你不会说你结婚后丢了耳朵吧？因为你的耳朵还在，我就不能跟它们再玩玩吗？

是这样的。我有些政治新闻要跟你的丈夫讲讲，他会很感兴趣的，但也没有必要缩短旅行的行程（与此相反，由于你们公寓的缘故，母亲希望行程延长一点点），有意思的是，这些消息跟我以前不时和他说起的旧新闻大同小异。

祝你们俩安好！

你的弗

斯卡尔小姐问候你们。

我和父亲问候你们俩[注]。

- 87 -

（图片明信片：格明德）

（格明德，1920年8月14或15日）

亲爱的奥特拉，我感觉非常好，完全不咳嗽了。我明天早上过来。这些都是口授的。

弗朗茨

他没办法完成。我借此真挚地问候您(注)。

（马特利阿里，大约1920年12月）

亲爱的奥特拉，这是我的报告，当然也是给父母的报告，但我愿意将报告发给你，如果里面有不妥之处，你可以在转述时尽量弄圆滑一些。一路上顺利得很，不过在塔特拉-龙尼茨的时候，我的行李箱不见了，但有人解释了原因，说行李箱第二天才到，第二天还真的到了，毫发无损。

马车在等着我；一路上能见到月色下的积雪和山林，非常美；最后来到一个酒店模样的大楼，大楼上下灯火通明，但我们并没有停下来，又往前行了一小段，到了一处幽暗的、令人心里发毛的屋子前。我踏出车外，冰冷的大厅里（中央暖气在哪啊？）人影也没有。车夫找了一阵子，喊了几嗓子，最后来了一个女孩，把我带到楼上。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两个房间，带阳台的房间是给我的，隔壁的房间给你。

我踏进带阳台的房间，不禁大感困惑。这儿都有些什么？暖气是有一点，但炉子的臭气大过暖气。还有别的什么？一张铁床，连床罩也没

有，只有床单和一个枕头，橱柜的门是坏的，通往阳台的门是单扇门，不怎么严实的样子，令我想起“千疮百孔、潇潇风雨”。对于我来说，领我到房间的女孩也是房间的一部分，因此我对她也没什么好感，她还试着安慰我说，通往阳台要个双扇门干什么？白天我待在外面，晚上我开着门睡？我暗自思量，说得对，最好连那扇门也拆掉——炉子的暖气比中央供暖更好？中央供暖只有主楼才有，不过那里没空房。我不满地说道：“但这里连炉子的暖气也算不上。”女孩说只有今天是这样，因为房间没烧炉子。她没有必要说这些，我知道她不会魔法，不能将史丢德尔住宅那的一间坚实而又温暖房子变出来给我。

但后面还有更糟糕的，到现在为止我只是因为房间而失望，我兜里还揣着房东的信，她在信里将房子吹得天花乱坠。现在，她自己现身来跟我打招呼。她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不是犹太人），穿着长长的黑丝绒外套，一口不招人喜欢的匈牙利德语，甜甜的又不失凶悍。我自然是十分粗鲁，我自己当时还不知道。但我觉得房间太糟糕了。她一直都特别地友善，但也没想帮忙或是没办法帮忙。这就是阁下的房间，先住这里。圣诞节后主楼会有空房。后面她说了什么我就没听了。再者，饭菜也没有她信里说的那么好。她令我忍无可忍，我后悔将行李单给了她（她第二天去车站查行李到了没有）。唯一令人欣慰的是，这地方有个医生，他住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只隔几道门，我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反正她走了以后，我就想好了我的计划：晚上用脚套和毯子凑合过一夜，上午给斯莫科韦茨[注]打电话（希望紧急状态已经结束，允许打电话了），如果下午箱子已经到了，不管他们要收多少退约金都付给他们，然后连电车都不用，直接坐着雪橇穿山谷而去。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不停地想象明天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斯莫科韦茨的大沙发上好好放松一下。我想，要是你的话，你一定也会感到震惊，或许你晚上就坐着雪橇走了。

这时，女孩想到一个主意；既然我这么不喜欢这个房间，想不想看

看隔壁那个（为你准备的）房间，我还是可以用这里阳台但住在隔壁。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走到隔壁房间，但却十分喜欢它，我想原因大概是因为没办法再像个小孩一样撒娇吧。隔壁房间实际上也好很多，更宽敞一些，暖气也好些，光线也亮堂些，一张挺不错的木床，一个新衣柜子，窗户离床很远。我就待在那了。

从这里开始，事情变得越来越好。（这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说了要来，那个房是不会放暖气的，如果房间里没暖气，女孩也就不会带我过来。）后来，我就去主楼吃饭，我觉得那地方也不错，简朴（新的大餐厅明天开始营业）但很干净，饭菜的味道不错。食客都是匈牙利人（没什么犹太人），新来的人也不会引人注意。

第二天，所有事情好像都顺利得很。我住的那栋房子（叫塔特拉楼）也突然成了一栋漂亮的大楼，不漏风也没有缝隙，阳台稳稳地立在阳光里。他们让我下周换到主楼去，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和主楼比，塔特拉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住这里的人被迫三次到主楼去吃饭（其实也不是被迫，可以叫人送到房间来的），所以不会懒惰到动都不动一下。在谢列森时就是吃睡都在一个楼里，吃饭时只要慢悠悠地去一楼，然后再慢悠悠回房间。还有，我听人说主楼很吵，不断有铃声、厨房的噪音、饭厅的闹腾，大街离得近，还有条雪橇道，都闹哄哄的。

我们这儿却非常安静，我好像一次铃声也没听到过（肯定有铃声，只是我没听到过）。主楼那边只有一个自由活动大厅，而且还不像我的阳台那么阳光充足。最后，火炉暖气挺不错的。只要在早晚生两次火，烧木头，我自己想添多少次都可以。现在到了晚上，房间里很暖和，我穿得很少坐在房间里。还有一点或许也可以看成是住在这栋楼里的好处，医生居然也住在这一层，左手边，隔三个门。

第二天，福贝格尔女士完全变了个样，她穿着丝绒外套，（抑或是皮草的？）卸下了邪气，和和气气的，一副万事都好商量的样子。食物都很新潮，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尽管有30位客人，我吃的食

物的一部分是专门为我做的。医生也就食物给了些意见。他开始想用砒霜疗法[注]，后来我说了不少好话，和他立下一揽子协定，我每天付给他6克朗，他每天为我检查一次。我暂时每天喝5次牛奶，进食2次奶油，但我费了不少劲也就喝了2、3次的牛奶，进食那么一次的奶油。

说起来外部的成功条件已经就绪，只剩下我脑袋里的敌人了。

父亲真的想着要过来？只有母亲一同前来，他才会在这儿过得舒服，而且要来还得等以后白天长一些。这地方只有一两位男士能和他聊到一起，其他全都是女士、小姑娘和小伙子，多数人都会说德语，但更愿意说匈牙利语。（连打扫房间的人、厨房的人、佣人、车夫等等也是这样。只有一次，我在火车上听到两个小女孩说斯洛伐克语，我当时坐二等车。她们说话的样子既热烈又天真。不过最后其中一个女孩说了什么令人诧异的事，另一个女孩就“哦咦哦咦”的大叫！）父亲怕是不喜欢见到这一类的事。马特利阿里其他什么的倒是可以让他看看，今天开张的新大厅（有餐厅、台球室和音乐室）十分的“高雅”。

你在做什么呢？蜂蜜？做运动？起来时头晕吗？在为我看报吗？问候你的丈夫（我在车里的好位子是他的功劳）和所有其他人，代我向每一个人问好，一定别忘了向小家伙问好。

你去过马克斯那儿吗？

你的弗朗茨

不要给父母亲看这封信啦，我经常给他们写信。

---

1. 布莱埃斯湖（Pragser Wildsee，英文The Pragser Wildsee或Lake Prags）：位于多洛米蒂山脉和意大利南蒂罗尔之间。（译注）
2. 《维尔报》（Veèer）：捷克农业党发行的报纸。（译注）
3. 1克朗 = 100赫勒。（译注）

4. 卡夫卡小时候常常在洗漱时间和3个妹妹在浴室里聊天嬉闹。（译注）
5. 卡夫卡给奥斯卡的信是由别人读给奥斯卡听的。（译注）
6. 此处为卡夫卡母亲的笔迹。（译注）
7. 此处为米莱娜·耶森斯卡的笔迹。有关资料显示卡夫卡1920年8月14或15日在格明德与米莱娜相识。（译注）
8. 斯莫科韦茨（Smokovec）：离马特利阿里约一个小时车程。（译注）
9. 砒霜疗法（Arsenkur）：在盤尼西林出現前，砒霜被当成一种辅助药物，用于治疗梅毒、肺结核等疾病。（译注）

1921

- 89 -

（马特利阿里，1921年1月第三周）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为了节省时间，这信我是在躺椅上写的。首先我有一个请求，不是让你帮我“跑腿”，可能你已经不想再替我跑腿了。我想请你帮我把给局长的信翻译成优美的捷克语，内容如下。

尊敬的局长：

我在这儿已经呆了四个多星期了，对这里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恕我冒昧地向阁下简单地汇报下我的近况。住处不错 (塔特拉别墅)，价格虽然比梅拉诺贵很多，但是在这附近来说也算适中。

我在体重、发热、咳嗽和呼吸方面大体上有所好转，其他方面倒也没觉得有什么毛病。脸色和体重都有很大改善，重了几公斤，有可能还会再重上几公斤。发烧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经常连续几日都不会发烧，而且度数也很低。但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卧床休息，尽可能避免劳累。咳嗽却还没怎么好，但轻了一些，不会再咳得浑身颤抖了。呼吸方面倒是没什么改善。这是个耗时的事儿。医生称，我在这儿身体会变好的。但这种话当然不能轻信。

总体上，我比在梅拉诺的时候感觉好多了，希望回去时，身体能更好一点。此外我可能不会一直待在这里，我听人说，春天时这里会变得很热闹。然而比起食物和空气，我更需要的是安静。之后我很可能会搬

去新斯莫科韦茨的一家疗养院。尊敬的局长，对于您允许我继续休假的好意，我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以上是给局长的信。你一定要正确地理解它，里面的内容总体上是实情，但是我也有意把它写得阴郁了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想彻底治好的话，就还得再待一段时间，没有别的办法了。不然我就要回到布拉格，虽然比梅拉诺好，但是在那里我无法有尊严地呼吸。

所以这封信是让局长暂时有个准备。（发烧跟在布拉格的时候不一样了，这里是舌下量体温，结果会高十分之三到四，这样的话我在布拉格就一直是处在发烧的状态了，但在这里我完全不像在布拉格那样发烧了。）至于斯莫科韦茨，你也看到了，我也不固执，暂时还是这里好得多；很多消息都表明，唯一能把我从这里打发走的就是噪音了。最后，写这封信当然还有另一个用意，之所以写得这么详细是我觉得菲卡特先生应该有重要的事要补充。

（午饭铃已经响了！白天这么短。一天量七次体温，没等在纸上记下结果，白天就要过去了。）

我想，你翻译的时候可能会力不从心，你丈夫得帮我这个忙，至少通读下你的翻译。我在这里捷克语都快忘光了。最重要的是要翻成高雅的捷克语，并不必纠缠字面的意思（要是你想起什么了，可以补充进去），但一定要保证够高雅。

你写了很多关于我的事，却很少写你自己的事情，下次倒过来。我只是觉得，要是我继续在这里多待的话，就看不到小东西[注]睡醒的样子了。还有一些话要写，但是太晚了，下次吧。代我向你丈夫问好，也特别向艾莉和瓦莉问好，当然还要向小姐问好。

弗朗茨

致约瑟夫·达维德(注)

（马特利阿里，1921年一月底）

亲爱的佩帕(注)：

太棒了！你做的太棒了！我现在只是加了几个小错误进去，不是为了让里面有几个错误，因为就算在你的信里，局长也会找出错误的，请原谅我这么说，他能从任何一封信里找到错误，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让错误的个数比较合理。

我努力让自己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很少碰报纸，一次都没读过《论坛报》(注)，我既不知道共产党人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德国人在说什么，我只知道匈牙利人在说什么，我听到了，但并不理解。不幸的是，他们话很多。要是他们话少些我会很开心。为什么要写一首诗？佩帕，不要用力过猛，为什么要写一首新诗？贺拉斯(注)已经写了很多优美的诗了，而我们才读了一首半。此外，我已经有一首你的诗了。

这附近有一家小型的军用诊所，在他们晚上沿街行进时，总是能听到《豹》(注)这首歌，还总是重复着“转动起来吧”这句歌词。捷克士兵并不是最讨人厌的，他们滑雪，大笑，尖叫起来像孩子一样，不过用的是士兵的声音。但几个匈牙利士兵也在凑热闹，其中一个人学了歌中的五个单词，显然他对此已经十分痴狂。不管到哪儿他都在嚎这首歌。

四周美丽的山峦和树林一本正经地盯着这一切，一副乐滋滋的样子。这一切也不是太糟糕，每天只持续那么一会儿，比这更恼人的是房子里可怕的吵闹声，但我也能忍受，我不想埋三怨四。这里是塔特拉山，萨宾山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请代我向你的父母和姐妹们问好。国家大剧院现在怎么样了？

弗朗茨

- 91 -

（马特利阿里，约1921年2月10日）

亲爱的奥特拉，美好的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是属于你的。我现在的感觉并不好，但也没有给爸妈的信里说的那么差（撇开记忆里其他更小的烦恼不谈）。不管怎样，我要尽力保持体重增加。

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把自己增加了的一点点体重抱在怀里的我，就像《魔王》[注]中的那位父亲一样。但情况可能不像《魔王》里那么危险，况且我手臂抱得也没那么紧。

尤丽叶姑妈怎么样了？母亲没在信里说她的事情，我也没问。在我的记忆里，我似乎从未与她说过话，这说不定是真的，但她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你提到，获得平静对我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你让我想起了一种对抗焦躁的好办法，是维尔驰老先生的好办法，《胡格诺派教徒》[注]里的。

在圣巴托罗谬之夜[注]，在那个所有巴黎的新教徒都被杀害的可怕夜晚，所有的钟都在响，到处是全副武装的人，拉乌尔[注]打开了窗（我这么以为，但我并不熟悉这部歌剧），愤怒地唱道：“……巴黎得不到安宁了吗？”高音在“安宁”上，让费利克斯在你面前唱唱吧。（我一直都没给他写信，但我很喜欢他，我也没给奥斯卡写。）

这是个好办法。比如说，当楼下的牙医和他的病人们开始三声部合唱时就可以用这个办法——我不想夸大其辞，这种事至今只发生过一次：他自己唱个不停，一直吹口哨；他就像只鸟一样，太阳还没有照到鸟喙就开始唱，月光下也唱，阴天也唱，而且总是吓人一跳，戛然而止。但他现在已经打扰不到我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卡绍人，对我很好，帮了我不少忙。但牙医的邻居身患重病，已经够悲惨的了，被折磨得更惨了。这种事发生时，我就趴在栏杆上想想：巴黎得不到安宁了吗……。然后瞬间一切就没那么糟糕了。

你问起我有没有认识新朋友。一开始我想单独待着，并且也能做到，但之后就不完全如此了。虽然我听从你的意见，对女人敬而远之，这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对她们也没什么损害。但三个性格极为不合的捷克人在这里极度不幸地聚在了一起：一个病重的老先生，一个病重的单身女人，一个病得没那么重的小姑娘。此外还有一个捷克人，一位年轻的先生，非常殷勤，特别是对女性体贴入微，且不求回报，堪称忠诚和奉献的楷模。他在几个人之间周旋，显得我都多余了。他中间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昨天回来了。他不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对那三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各有各的不幸。混迹于匈牙利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中，憎恨所有这些人，还要像那个单身女人一样重病在身，真是个不小的负担。

这里有很多捷克军官，从附近一个军营医院和罗姆尼卡来的。总体上他们更喜欢匈牙利女人和犹太女人。那个小姑娘真是好一番打扮，就是为了讨这些帅气的军官的欢心！我不想明说她为什么不可能得到他们的青睐，其实也没那么糟糕，有时候军官们也会和她说话，其中一个还给了她一封信。但比起她在玛莉特[注]的小说里读到的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浪漫故事，这些就太微不足道了！

昨天是星期三，下午太冷了，就没有写信。晚上我又太伤感，而今天，今天天气又好起来，阳光明媚。晚上伤感的原因是我吃了凤尾鱼，

鱼做得很好，蛋黄酱，黄油块，土豆泥，但它是凤尾鱼。我想吃肉已经想了一段时日了，这是个很好的教训。我走在树林里，悲伤得像一只鬣狗一样（我有点咳嗽，不失为与鬣狗不同的人类特征），晚上我在鬣狗般的悲伤情绪中度过。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只鬣狗，它发现了商队遗失的一罐沙丁鱼罐头，就用爪子捣毁了铁皮棺材，吃掉了里面的沙丁鱼尸体。它与人类不同的还有，它并非心甘情愿，而是情非得已，（不然它为什么会这么悲伤，不然它为什么会由于悲伤而总是半闭着眼？）与它相反，我们不是情非得已，我们是心甘情愿。早上医生安慰我说，为什么要伤心？是我吃了凤尾鱼，又不是凤尾鱼吃了我。

继续讲人的事情：小姑娘也会占用我一些时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饭前她看到大厅里坐着两个军官，就立即跑回房间梳妆打扮，晚饭时就到得很晚，但可恶的军官已经走了，这时她就穿着美丽的衣裳无功而返回去睡觉吗？当然不是，至少有人要安慰安慰她。之后那个病重的单身女人也在，可怜的人，我第一个晚上冤枉了她。我被这个新邻居吓了一跳，她大约两个星期前来的，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回想起那令人作呕一幕，还浑身难受[注]，具体我不想多讲。

她的一句话令我十分愤怒，但她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那位讨人喜欢的先生说的：她最喜欢的报纸是《国土报》[注]，并且是因为喜欢它的社论。我决定在她说了无法弥补的话后，再揭发这件事（无法想像有多么的不幸），这样我就得到解脱了。但事实上，由于没有提到的讨厌的细节，我的第一印象是被夸大了的。她是个可怜但友好的人，遭遇了很大的不幸（家里人全病倒了），但还是挺开心。她在被揭发后没有对我赶尽杀绝，反而对我更友好了一些，一如我在听说了她的不幸的故事后对她也更友好了一样。她现在一直发烧，整周都躺在她阴冷的北边小房间里（不是所有人都敢去我阳光充足的小屋的），因此，我对她颇有些歉意。

（此外，这也是和其他病人在一起的好处：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更

认真了。大家都觉得这种病不是遗传病，我私底下认为它不会传染。但是美好的信念在事实前没有用，得了这种病还亲小孩子或者还共用盘子吃饭是非常不对的。）然后说到那位老先生，他渴望交谈，可惜咳嗽时却不注意方向。他和两位女士有什么好说的？但他也不能落单吧。现在那个热心的先生又回来了，他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

在这儿我还认识两个年轻人，一个卡绍人和一个布达佩斯人，他们真是像朋友一样。比如说像现在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三天，那个布达佩斯人，他是个医学生，他晚上9点还会从主楼那里过来极其认真地为我做（并不必要的）冷敷。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带过来，帮我张罗，给我安排好，一切都处理得既恰到好处又及时，很有分寸。他们是犹太人，但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卡绍人是匈牙利社会主义者，重点在“匈牙利”上，那布达佩斯人信耶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他很文艺，我挺想做点什么令他开心，借几本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书给他。如果你在我的书箱里找到下列书籍请把它们挂号寄给我（可以先寄2本，之后再寄2本或者你随意）：克尔凯郭尔[注]的《恐惧与战栗》、柏拉图的《会饮篇》（卡森纳[注]翻译的）、霍夫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我记得是霍夫曼写的，你肯定知道这本书）、布罗德的《杀死死者》[注]。暂时不用寄《新观察》[注]，谢谢你寄来的目录，我本来想你会不会由于工作繁忙就忘记寄目录了。但你没有忘。

跑腿？你想帮我跑腿？你没开玩笑？这样，我还需要两三片吉列刀片，你可以夹在信里寄给我。要是没有，梅姆刀片也可以。我一点也不急着用。我随信所附的56克朗的邮政储蓄存单，你可以给《自卫》周刊寄去。给小帆船书店[注]的卡片你已经寄出去了，是吗？

此外，你可是个购物行家。你上次从普洛哈斯卡[注]那里给我买了香皂，因为这香皂我当时还做了个鬼脸。这香皂给我挣足了面子，我房间里的味道最好闻，味道很特别，没法解释但很棒。先是女管家在清点房间用具时注意到了，之后是打扫卫生的女仆，最后所有人都在说它好。

出于虚荣心我很想将其解释为吃素的好处，但其实真的是香皂的功劳。

其他跑腿的事？似乎有必要去局里一趟，但我还没决定。此外你取回钱了吗？没和任何人说话？我的一小笔钱应该已经到局里了，大概是125马克。

佩帕妹妹的婚礼是哪一天？

向艾莉、瓦莉还有孩子们问好，向小姐问好。

陶西格的账单没到吗？明泽[注]来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她自己赚钱照顾自己，我很为她骄傲。

- 92 -

致约瑟夫·达维德

（风景明信片：克里万山上。背景是西塔特拉山）

（邮戳：塔特拉/马特利阿里 - 1921.03.04）

亲爱的佩帕，你的提醒是对的，但是太晚了，因为我已经参加了玻连卡的那个盛大的滑雪赛——你肯定在《论坛报》上看到了——我右手小拇指的指甲被扯裂了。没什么大碍。之后我坐在滑雪板上回到了马特利阿里。我在克里万山上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你在背面看到的那个。我正在思考……[注]

- 93 -

（马特利阿里，1921年3月9日）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就几句话，我很快就要来了。其实我早就给你写了封信，但一直搁在那儿，时间过了，我就把它扔掉了。

先要谢谢你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好，除了陶西格那件事！做得很差，怎么可以称顾问先生是骗子！你是一个只有时间做重要事情的成年人，但你的行为却不像。从去年开始你的级别真是变了不少！

其中一张照片上是那些捷克人，我旁边的是那个18岁的小姑娘，她旁边是那个生病的单身女人，下方是那个热心的先生。为什么我当时哈着腰站在那，我也不知道。

另一张照片上穿雪鞋、站得笔直的是那个卡绍人，希伯来文题词就是他写的。

上面写的是："我面对你，以此作为极大荣誉的标志。"这句话不好懂，但他肯定是好意，他为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出自好意。总的来说，这里所有人对我都好得不得了。我还放了两张我的照片，一张是那个18岁的姑娘拍的。可惜由于我自己的原因，我看起来不那么可爱和强壮。

那些书让那个医科学生兴高采烈。我把书给他时，他最先表达感谢的方式，是拿着书大声喊着"医生先生"跑掉了。还有，他在这段时间搅得我很忙碌。

你说的保险局[注]和巴勒斯坦的事，都是梦吧。对我来说，保险局就是一床羽绒被，很暖和，也很沉重。要是我从中爬出来，就马上有着凉的风险。这是个没有暖气的世界。

现在，我快离开了，我变得犹豫不决，每次别离时我都有这种感觉。（我只在梅拉诺的时候感到是时候离开那个山谷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个山谷。）熬过了寒冬之后，这些美好的日子开始吸引我留下来（有时候这里的天气真是种折磨，我从未受过这种折磨），如果

我要走，医生就每天恐吓我说有可怕的后果，并且保证说，要是我待到秋天，一切都会好的。但我厌倦了休假申请信，厌倦了休假感谢信，只有当局长给我写下面这类的信，我才愿意接受。

“亲爱的同事，昨夜我突然想到的，您需不需要在外多呆一段时间？请您马上接受补加一年的病假，只需拍封电报说‘好’，您就可以继续休假了。捷克语书写的申请书和感谢信就不劳您费力了，这些只会给您的妹妹和妹夫徒增麻烦。期待您的回复，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十分感谢。”

对，如若有这种事那我才会留下来，也愿意留下来，因为肺病患者（还有其他那些没有远离患者但处境更糟的人）的传染性对我来说比之前更可疑了。我还是不信传染这回事，比如说这里的厨房女工吃掉了病人盘子里的剩饭，这些人病得很重，我都不敢坐在他们对面。女工们却也没因此得病，还容光焕发的。厨房里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子也肯定没生病（他妈妈在那儿工作，爸爸不知道是谁），虽然他也吃这些剩饭。

（此外，这孩子衣衫最破也是最快乐的人，十分聪明，但我没法同他沟通，他只会说匈牙利语。有人看到他在雪橇滑道旁边玩耍，很容易被撞倒，就说你还不到5岁，自己得小心点。但是小男孩却说：他们不能撞我，我还是个孩子。）

总之，我不信健康的人会被传染，但城市里没有人是完全健康的，至少没有强壮到能经得住所有情况下的传染风险。我不理解这些传染可能性（医学上的那些说法，就我所理解的部分来说，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我相信这种可能性，因此我也不想回我自己的窝，那里到处都是张开的小鸟般的嘴巴，或许是为了吸我自己呼出来的毒气吧。

这信写得一点也不像我过几天就要来了，星期天前局长还有时间写那封信。我也很高兴就快要见到你了，还有艾莉和瓦莉。特别感谢斯佳乐小姐的问候[注]。看到你写的关于她的事情，我很难过。从这种关系上

（不是从她脸上）一眼就能看出不幸。

你信里没有说尤丽叶姑妈的事。毕竟现在我要来了。

弗朗茨

顺便说一句，我可能周一或周二从这里出发，因为罗姆尼卡-波普拉德线3月15至5月15之间不运行，坐电车又太费事。

- 94 -

致尤丽叶暨赫尔曼·卡夫卡

（马特利阿里，大约是1921年3月13日）

我最亲爱的父亲和母亲，我的信可能不是很连贯。我一开始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想留下来，然后我又想离开了，如此反复，最后我还是留在这里了。但这只能表明，总的说来，我还是有一点点喜欢这里的，特别是我在此度过了一段还挺美好的时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年的四分之一也算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已经把这里当做家一样住下去，饭菜也变得单调了。

好吧，奥特拉真是太厉害了，为我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暂时还可以待在这儿。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我是之后才给马克斯·布罗德寄去了我的诊断证明。

下周我会去玻连卡，那边有个特别好的疗养院，但是当然也很贵，快和斯莫科韦茨差不多了，它的主治医生现在正在出差，下个星期才能回来。

我去那里检查下身体，听听他根据某种疗法怎么说，特别听他根据

这个疗法的时长会怎么说。他们接收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搬过去，但前提是我有力气把自己拽过去。他们也不是每个人都收的，这家疗养院里长期住满了人。舅舅建议我去避避暑，侍弄一下花园，比起去疗养院，这个建议我倒是挺喜欢的，只是现在还不到避暑的季节呢，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要是你们听说过什么避暑的地方，就写信告诉我吧。

我继续待在这里的话，慢慢地就会需要很多东西，比如轻薄点的衣服等等。实际上我只有一件衣服，这三个月来我每天站着坐着都穿它，它已经不是礼服了，我要怎么才能弄到它们呢？

我要的也不急。我还得想想该拿我冬天的这些东西怎么办，我整个冬天都没去拍打拍打它们，这里的人都不习惯这么做。

我这个星期体重又增加了一些，增了6.1公斤，现在63.5公斤了。

衷心地问候大家！

弗朗茨

- 95 -

（马特利阿里，1921年3月16日）

最亲爱的奥特拉，前几天有个熟人问我，想不想在这里再多呆一段日子，我说我想再呆一段时间，并且在往布拉格的信里面也是这样写的。但我只是随便写写，为了不让他们信以为真，我已经把离开的时间定下来了，出发前这段时间在疗养院里几乎什么都做不成。这个熟人问我，那写这样的信有什么意义。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哈西迪派(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知道得并不

全，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哈西迪派的教士说，他从两个在小酒馆里喝醉的农夫那里得出了一个大道理。两个农夫面对面地坐在那儿，一个很伤心，另一个不断用奉承话安慰他。最后，这个伤心的农夫大声喊出，“你怎么就能说你喜欢我，却又从不知道我为什么伤心？”这些话都是醉话，这个悲伤的人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伤心。

我相信你不会做些什么，首先是因为你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两天后给马克斯写了封信，想要避开你，但你没有让我得逞。请求一次休假是那么的困难，其中很多原因你都是知道的。

当有人站在他面前，而他要做的就是批准休假申请，他简直快要变成天使了，人们不由得垂下了眼睑。多么的神奇，多么的令人讨厌。一言以蔽之，人们也许会忍受一个在空旷田野里的天使，但是在局长办公室里的呢？在办公室里，人们按理说只会受到尘世间最粗暴的责骂。

作为艾丽的哥哥，我最想把耳朵堵起来，让自己听完他的“好的”之后还能存活下来。对你写的那些报告我甚至也是这种感觉。唯一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安慰的就是那个去南非的计划。

这就像他在说：“我同意他去这个出产胡椒的美丽国家度假了。”这些想法很愚蠢，他亲切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考虑到了我实际上是个多余的人，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常常像现在这样被他打断，这个不幸的医科大学生！像这样恶魔般的景象，我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见识过。很难说是善的力量还是恶的力量当道，但不管如何，该力量异常强大。

若是在中世纪，大家会以为他中了邪。但他是一名21岁的年轻人，身材高大、肩膀宽广、体型强壮、面色红润——绝顶聪明、真的很无私、体贴周到。细节等以后在盥洗室里，孩子们睡了后安静点时再说不迟。

呆在海茨岛上当然要比在那些悲惨的巷子里美好。只有当人有钱了不再贫困，以及当一个人只有在极其幸运的特殊情况下才能变得贫穷时，才会觉得贫穷有魅力。总的来说，人们在贫困中看到的，只有不幸。我顺便提到了这个话题。在我的脑海里我会用全力保卫这个岛。

如果医生只是作为朋友的话，那还可以接受，不然就没有可能做到同他进行交流。

比如我有三名医生，他们分别是本地的一位医生、克拉尔还有舅舅。

他们的建议不一样，这没好大惊小怪的。他们给出完全相反的建议也是可以理解的（克拉尔医生支持注射，舅舅却反对），但他们说话自相矛盾这一点真是不可理喻。比如，克拉尔医生因为山上太阳紫外线强把我送来了这里，他当时说来这里多么多么重要，现在他似乎又想建议我去海拔低的普雷斯，他十分赞同我说的匈牙利或捷克的疗养院不如德国的疗养院，但却建议我去普雷斯。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除了吃荤这事，尽管现在我在这事上都备受困扰），我会去普雷斯，我只是想在我动身之前能够确保我在那里有地方住。这次的休假是你为我费力争取到的，我不想在布拉格浪费一个星期的时间。

另外，几天后我就去斯莫科韦茨和玻连卡那里做检查。克拉尔医生看过我的鉴定报告了吗？没有的话我还有一个副本可以寄给他。

徒步旅行？我拿不准。去巴伐利亚？还没有医生建议我去呢（虽然我肯定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医生）。而且他们不愿意接受外国人，他们收犹太人也只是为了杀死他们。这个建议行不通。

医生的证明给你了，申请书也附上了，我寄给你是因为我不想再复印这证明。捷克人里只有那个18岁的小姑娘在这里，她夸我的捷克语好，所以我有些怀疑她的知识水平。或许我以后会用德语写信。

你现在还有时间和兴趣关心那些不重要的事吗？这样好吗？

弗朗茨

代我向艾莉、瓦莉和小姐问好。

我还附上了医生诊断书的副本，排版比原件更有条理一些，这个副本可能对克拉尔医生或舅舅来说有用。申请书附的自然是原件。我自娱自乐地想，它可能是一份针对一把珍贵小提琴的内部的鉴定书吧，但这把琴现在却只能发出喀嚓之类的声音。

- 96 -

（信笺抬头：塔特拉-马特利阿里）

（马特利阿里，1921年4月）

最亲爱的奥特拉和维洛斯卡，（妈妈写的是“维洛斯卡”，这是个什么样的名字？是像科帕尔女士的女儿那样叫维哈或是维雅哈吗？取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帮我个小忙好吗？福尔贝格女士为了给她集邮的弟弟帮忙，所以她需要下面这些邮票：

100张 2赫勒的加急邮票

100张 80赫勒邮票（带胡斯像的）

100张 90赫勒邮票（带胡斯像的）

这些钱从我的账户里拿就好了，他们会再付给我的。这些邮票五月底就要失效了，得马上去买，据说只有布拉格才有。做这些对你们俩来说是不是太难了？（你要怎么把婴儿车推进邮政总局的大厅呢？你有没

有辆漂亮的婴儿车？维尔驰女士是不是有点妒忌了？）佩帕或许能帮帮你。（他是不是要去巴黎啊？）

你把我信里附的《人民报》的文章[注]给他看一下。要是他觉得有道理，我们自然要和克拉尔医生聊一下，或许他还能打听出怎么才弄得到疗养船上的位子和费用。你不必马上告诉他，不幸的是，这篇文章是于四月一日发表的。它看起来是篇很严肃的文章，我们这里有个可怜的病人，他因此充满了希望，拿着这篇文章去找医生，医生因为不懂捷克语，所以拿来让我读一下。那时我正被肠炎折磨得很虚弱，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我是真的信了。

这些都是我给你写信的借口，其实我早就想给你写了，但我太累或是太懒了，亦或是太难，分不清究竟是为什么。而且我总是有些小麻烦，比如这次来势汹汹的脓肿。我高兴的是，你们俩行动敏捷，但你们也别太敏捷了。我们这儿有个年轻的农妇，病得不轻也不重，她穿深色乡下服装和摆来摆去的芭蕾舞裙还挺漂亮的，而且还颇为有趣和可爱。她的婆婆总是给她一堆事儿做，尽管医生一直都警告说：要好好对待年轻的女人，要像对待金柠檬一样。

虽然不是那么符合常理，但意思够清晰，所以我也尽量不给你添新麻烦。

但你毕竟还得赶紧帮我一个忙，去我上司那里，10月10日我的病假就要到期了。（他真的告诉你他批准了我的病假申请了吗？）然后呢？

之后去哪或者要不要在这里待到六月底，这些只是其次要考虑的事情。（患肠炎以来，我觉得这是吃肉导致的，他们给我安排了个女工，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应该给我做什么饭。早餐时他们给我一些午餐的建议，下午茶的时候给晚餐的。上次，她望向窗外，想着什么。我想，她是在想她的家乡布达佩斯吧。然后她突然说道："我真的很想知道，您喜不喜欢今晚的蔬菜沙拉。"）

我怎么才能延长我的病假？请到什么时候？真的很难请。或许请假期间我只要一半的薪水？这样的话请假会容易些吗？

假若我可以说我这病都是因为办公导致的或是因为办公而变严重的，请假可能会容易些，但正好相反，办公室生活还遏制了我的病情。虽然很难，但我一定要请这个假。我自然能提交一份病历证明，这不难办到。你怎么看？

你一定想象不出，我在这里脑袋里全是这个。昨天我半个下午都在笑，但我不是在取笑谁，而是发自内心地、深情地笑。可惜这事只可意会。

这里有个人是总参谋长，他被分配到军区医院，但像有些军官一样住在楼下，因为楼上的军营太脏了。他会把饭从上面拿下来。雪很大的时候，他会去滑雪，直到快到山顶，经常是一个人，真是大胆啊。现在他只有两件事做，一件是画素描和水彩，另一件是吹笛子。

每天在固定时间他会在外面画画，固定时间在自己的小屋里吹笛子。显然他想一直一个人（只有当他画画时，看起来才像是能够忍受别人看着他），当然我很尊敬他的这种行为，至今我跟他说话不超过五次，只在他从远处喊我或意外碰到他时。在他画画时见到他，我就会恭维几句，他画得也真的不错，可以说在业余水平里算好或很好了。我了解的就这些了，一直都没什么特别的。我知道也认同这一观点：把一切的本质说明白是不可能的。

要是让我描述他的外貌，我也许会说成这个样子：他在乡间小路上散步时，总是昂着头，悠闲地阔步走，眼睛总是抬起望着罗姆尼卡峰，大衣被风吹起，看起来有点像席勒。在他身边看着他那张瘦削并长着皱纹的脸（长皱的原因一部分是吹笛子），他脸色苍白，是木头一样的颜色，脖子和整个身体都是干巴巴的很僵硬，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死去的人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画面（正如西诺雷利画里的死人，我认为这幅画是一

幅大师级作品）。他还有第三个相似点。他突然有了个绝妙的想法，他的画作摆在……不，这太大了，我的意思是：在心底里。

简言之，他举办了一个展览，那个医科学生在一份匈牙利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我在一份德语报纸上发了一篇，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参谋长拿着那份匈牙利报纸去找侍应生领班，让他翻译。但对领班来说太难了，所以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参谋长带到医科学生那里，说他会是翻译这篇文章的最佳人选。

这个医科大学生正好因为有点发烧而躺在床上，我去看望他，就是这个样子，不过说得够繁琐的了。但我不说这些又说什么呢？再接上前面的话头说，你别以为我们一直在笑，真没有。

现在我把陶西格的账单附上，还有给艾莉的一段话，是和费利克斯有关的[注]，10年后你可能也会为了小女儿考虑这个问题。10年不算很长，在躺椅上从左向右转一次，看看表，10年就过去了，人只有在动的时候，时间才会流失得慢些。代我向艾莉和瓦莉问好。你是怎么想的？我只向她们问好，因为问个好很简单，我没给她们写信，是因为写信很累？完全不是这样的。我问候她们，是因为她们是我亲爱的妹妹，没特地给她们写信，因为我给你写了啊！

末了你又要说我每次只是向你女儿问个好，因为写信很累。但写信并不比其他的累，甚至还要轻松一些。

祝你们一切顺利！

弗朗茨

代我向小姐问好。

（马特利阿里，1911.05.06）

所以这是真的，我可怜的小妹妹的时间都被她的宝贝女儿维哈占据了，所以她不加考虑地就让我乘坐愚人节疗养院之船出海了。我确实拿你的耳朵开心，但不是有意让你误解。我确实写了小品文，是四月一号那一期的，但是也许你读到这里时，维哈正在张着小嘴哭闹。

避暑，这一定是最好不过的，我当时没回答，因为那时事情不像今天这般不可行。当我想起我在布拉格在这方面举止有多可恶时（不是行事鲁莽让我难受，而是厌恶感，鬼魅般的厌恶感），就感到很糟糕。现在，如果我小心避免和维哈的接触，她就不会有危险了。医生会证实此事，但是我脑子里还是想着有危险存在，不只是在我的脑子，别人的也是。

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能一起出行。母亲今天由于船的事又给我写了封信，好贴心。你们一旦愚人节上当了就会没完没了，我其实只是针对佩帕，但你们不想放他一马。我只是经常害怕你们拿我开玩笑。不用太担心维哈，想想对于成人来说适应新事物有多难，即使当他们提不出什么好观点能保卫已存在的东西时。你提到桌子上的凝乳，说了自己既害怕又希冀的心情，我也总是有这种心情。

现在维哈离开了天堂的桌子，从你的肩膀向下看到了人间的桌子，她不喜欢。或许这根本就无关喜欢不喜欢，她只是要适应这桌子，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可怕的事情。为了能够胜任，她必须吃很多，或许有时候要麻醉她自己一下。这个世界真是令人难以忍受，她有时对自己说，快点喝完。然后她喝了，你哭了。

我不久前得搬到隔壁屋里去，之前我在这个房间的阳台躺了有4个月了，几乎所有的家具早都搬进来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费力去适应，直到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个房间的阳台门大、空气足、光线也比之前的

那个房间好很多。维哈也会经历这么个过程。你也需要考虑到，对维哈来说，吃饭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最容易克服，所以她充分利用这一点，而你得忍受。

随信附上医生证明。这个忙很难，请快点帮我。我同意现在只要一半的薪水，我会设法适应，接受起来也容易点。

尽管我说的话有些冲，但还是向艾莉和瓦莉问好。有些时候事情就是如此。也向小姐问好。

弗朗茨

祝佩帕旅行一帆风顺。

- 98 -

（信头：塔特拉-马特利阿里，高山疗养地）

（邮戳：1921.05.21）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你又一次成功地替我延长了病假，你以后还会经常地帮我？连温和的局长最终也会大吼：“够了！出去！没别的话了！”经常到这种程度？这真是个罕见的情况，罕见的首先是两个很少在一起的东西联系到一起了，即特别不重要的职员和特别好的待遇。其次，要不是我这么无关紧要，我也不会得到这么好的待遇。但是，虽然所有的这些休假，我几乎都没有请求，就批给我了，但只是施舍而已，我接受了，就有些丢面子。

我不是想说这让我休假时格外痛苦，不，只有当我请求时得到了批准，才会如此。这次批的假甚至比我想要的还多。可惜我不能用捷克语向局长表示感谢，又是只能用德语，就算这样也很难。

菲卡特先生变矮了这件事，我不怎么相信，更像是你做了母亲之后长高了一大块，所以看别人都像变矮了一样（你知道相对论和船的事的）。只有维哈会长高，会挡住地平线（挡住她自己）。那时她会长什么样，前额上会写着什么字？当然你在读信时不满足于字的面意思，当然那上面写的是“我要吃”。

很遗憾，因为她的缘故你不能来，或许明年春天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不来接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离开这个地方。我躺在阳光下的树林里，抑或是在家里的阳台上，早早去充满阳光的树林里散步，大笑或是百无聊赖，或是悲伤，抑或偶尔开心，每天为饭菜哭泣两次（昨天午饭时我下意识地表达了不满，说了“啊，上帝啊！”直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的体重又增了一点，一共增了快8公斤了。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人人是公民，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入了籍后，只有天使才能带你离开人间，这里也一样。所以，明年春天？

如果不是太麻烦，你可不可以在离开前去找一趟克莱茨格和特里姆尔，你不许说克莱茨格变矮了！（他的工龄一大把的，要多尊敬他。）他们那里可能也有邮件。

下次也跟我讲讲艾莉、瓦莉还有孩子们的事吧。

弗朗茨

向佩帕问好，还有向小姐问好。

包裹还没寄出的话，就再给我加3件柔软的衬衫吧，要是还有几件好的。

致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

（马特利阿里，1911年6月初、中旬）

亲爱的奥特拉，我好久没给你写信了。我一切都好时，在树林中，在一片寂静中，和鸟儿们、小溪和风一起，这时，我也十分平静。我失望时，在别墅里，在阳台上，在被噪音打破寂静的树林里，我是无法写东西的，因为父母也会读我的信。遗憾的是，后者的情况很频繁，但前者的情况也会出现，比如之前两个下午就是。但今天却不是。我并不惊讶，我所需要的安静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所以人不可以要求那么多的安静时光。

虽然这里已经很拥挤，在这里我偶尔还是可以获得安静。月初可能会变得加倍拥挤（人们之后会住在浴室的更衣室里，每个更衣间里，我会住在美丽的阳台）。我已经很感激了，因此，加上其他原因，我至今还是没有离开。

比如说，现在大约是晚上7点，我躺在躺椅上，靠在一个三面墙的木屋边上，盖着2床被子，毛皮外套和靠垫。小屋前是一片林中绿地，大约有祖拉的环形广场三分之一大，草地上是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黄色、白色和紫色的花，周围是古老的云杉林，屋后是潺潺溪水。

我这里已经躺了5个钟头，今天不是太清静，昨天和前天都是自己一个人，只有牛奶瓶在身边。这样就得心怀感激了。今天那些不需心怀感激的事我就不提了。此外，真希望每个下午都这样，世界把我遗忘在此，我就会呆在这儿，直到有人得把我和躺椅一起抬走。在此期间你不来看我一下吗？

关于多马日利采[注]，读完这几句“材料就向这丰富的人生中去找寻，等你一经着手，即有十点疑虑”[注]后我产生了几点疑虑。对此总监没有什么诗句，但却说了一个生动的短语。首先，波西米亚森林的北边斜坡太荒凉了（我退化成一个孩子，不是像维哈那样的孩子）。第二点，那里不够安静，树林里倒是有可能够安静，但是不够近，抬着躺椅

过不去。第三，离什皮茨太近了（有个人为了不住在我附近，所以不去塔特拉而搬去了什皮茨，难道现在要我过去吗？）。第四，浴场的管理处问得很急，问我会不会待到七月一号之后（因为七月八月这里的房间只按月分配）。我说我会留下，这也是事实。第五，我经过布拉格时，就得去局里一趟，这对我来说是个折磨，因为对我来说保险局（除了局里的钱）虽比月球还遥远，但却充满压迫感和羞辱感。我会自己克服第四、第五点，尽量处理好第三点，但关于第一、第二点，你去住过之前就不要说什么了。所以，我最好就是租个房子等着，不是吗？

去看望特里姆尔和克莱茨格的事你明显说得很少，虽然这很重要。这两人是很生我的气，说了些很生气的话吗？那里没有邮件？还是有其他不愉快的事？

幸好你对我的外形没什么特别高的要求，我的体重增了8公斤重（不会再超过这个数了，倒是下降的可能大些），我基本上也不发烧了，但是，在祖拉时我的情况更好些，我几乎想说，在我来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自己更好，冬天的时候我当然比现在状况差很多很多。我说这个只是想先介绍下自己的情况，这样一来我到的时候，煎蛋卷就已经准备好了，不会像我从梅拉诺回来时那样了。

现在不要生我的气，去看看维哈，在你喂她吃饭前，先给她一个吻，也代我吻她一下。

爱你的弗朗茨

亲爱的佩帕，你真厉害，你挂念着我，从巴黎寄来的风景明信片令我很激动。你还要给我讲讲巴黎的事、舅舅还有姑妈的事。你向他们转达了爸爸的问候吗，没有漏掉谁？我很期待见维哈，她一定很有天分，她都已经会说话了，像你信里写的那样，会说希伯来语了。Haam是希伯来语，意思是人民，但是她的发音有些不对，是haám，不是háam，你们要纠正她，小的时候习惯了这个错误，以后就不好改了。

衷心地祝愿你的父母和姐妹们万事如意。

弗朗茨

奥特拉，乳牙怎么了？要掉了吗？瓦莉的地址是什么？

- 100 -

致尤丽叶暨赫尔曼·卡夫卡

（风景明信片：卡夫卡在马特利阿里，在病人和医护人员中间）

（马特利阿里，1921年6月）

最亲爱的父母亲，正如你们在照片中看到的那样，至少我的右脸颊已经是非常胖了。你们可能会认出格劳勃先生，其他你们认识的只有带头巾的嘉乐贡女士（补帽子的女工）了，不过很可惜，从照片中你们无法好好认识他们。

也衷心地向舅舅和姑妈问好。

爱你们的弗朗茨

你们在弗兰森思巴德没有拍照吗？

- 101 -

（明信片）

（邮戳：塔特拉/罗姆尼卡 - 1921.07.28）

亲爱的奥特拉，当然你已经习惯多马日利采了，还会怎样呢？但是，它是个城市，在城市里，人们比在村子里更孤独无助。此外你写信说你知道这一点，你还提到了一个叫巴比隆[注]的地方。我不再考虑去你那里了。这里也没有我害怕的那么吵，孩子的吵闹声比大人的要好受些。首先，孩子的吵闹声更加不可或缺，其次，孩子的吵闹声因孩子的存在对人是有益。或许也适用于维哈。但是首先我想在8月20号到布拉格，即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只是因为我不能总是乞求别人，不只是因为你这个说情人不在布拉格，而是因为医生认为进一步的好转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他有时会这么说，事实可能就是如此。目前我正饱受迄今最严重的胫骨脓肿之苦。我最好还是躺着。

爱你的弗朗茨

多马日利采存有对鲍日娜·聂姆曹娃[注]的怀念。

（风景明信片：高塔特拉山）

（邮戳：1921.08.08）

第一次郊游

我一下子就认出维哈了，费了点力才认出你来，但倒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你的傲气。我的傲气也许会更大，这明信片里堆不下。她看起来有一张坦率、真诚的脸，而我认为，这世上最好的就是坦率、真诚和可靠。

爱你的弗朗茨

安妮·尼特曼

伊蕾奈·洛特

- 103 -

致约瑟夫·达维德

（马特利阿里，1911年8月22日或23日）

亲爱的佩皮[注]，抱歉，抱歉，先是裤子的事情，现在又是为了这事。你知道吗，我非常不舒服，高烧，整晚都在咳嗽，早上开始给局长写信时，我心情就不是最好。所以原谅我。奥特拉不在家吗，所以你得做这些事吗？你当然做得很棒。顾问[注]是位很敏感的先生。你和他严肃协商过真是太好了。这当然很必要，因为我正在跟自己的单位打交道，孩子可不敢和家长讨价还价。

我不会申请病假，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有必要继续，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治疗，即是说，如果我的身体有好转的希望，那么医生会做出决定，但即便这样，这么短的一个病假也没什么用，不然的话，我也不需要请假。我会带上一份医生证明，证明我躺了很久很久，这就够了。

谢谢你，佩皮，十分谢谢你来接我。就我而言，这完全没必要，但对你来说当然很棒。在这里有这样凉爽的秋日，还可以自在地漫步，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儿可能比阿尔卑斯山还要美妙。不需向导就可以爬上最高的山。我当然没怎么享受到，但是你来了的话，早上就会给我讲你将要去哪里，晚上给我讲你去了哪里。

你假期里为什么还在布拉格？

我可能周五到。再见，佩皮，向奥特拉还有维哈问好。

爱你的弗朗茨

1. 小东西，指奥特拉的女儿维哈（Věrá），出生于1921年3月27日。（译注）
2. 原文是用捷克语写成。（译注）
3. 佩帕（Pepa）：约瑟夫·达维德的昵称。（译注）
4. 《论坛报》（Tribuna），捷克的犹太报纸，成立于1919年。（译注）
5. 贺拉斯（Horaz）：古罗马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诗艺》等。（译注）
6. 《豹》（Panthers）：捷克流行歌曲，Panther指年轻人、游戏花丛的人。（译注）
7. 《魔王》（Der Erlkönig）：歌德的一首叙事谣曲。（译注）
8. 《胡格诺派教徒》（Hugenotten）：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创作的著名歌剧，又被称为《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为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译注）
9. 圣巴托罗缪之夜（Bartholomeus-Nacht）：巴黎天主教徒对城内的新教徒进行血腥的大屠杀。（译注）
10. 拉乌尔（Raoul）：新教贵族。（译注）
11. 玛莉特（E. Marlitt）：德国女作家，生于1825年。（译注）
12. 这位女士香水和脂粉味太浓烈。（译注）
13. 《国土报》（Venkov）：捷克平均地权党（the czech agrarian party）的报纸，以其反犹倾向著称。（译注）
14.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俄国作家，代表作《罪与罚》等。（译注）
15.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译注）
16. 卡森纳（Rudolf Kassner）：奥地利作家、翻译家。（译注）
17. 《杀死死者》（Tot den Toten）：书名，译者自译。（译注）
18. 《新观察》（Die neue Rundschau）：中文名为译者自译。（译注）
19. 小帆船书店（Ewer）：柏林的一家书店。（译注）
20. 普洛哈斯卡（Ella Prochaska）：生平不详。（译注）
21. 明泽（Minze Eisner）：生平不详。（译注）
22. 此处卡夫卡在戏谑佩帕，因为当时高塔特拉山上并无滑雪比赛，《论坛报》也鲜有体育新闻。（译注）
23. 奥特拉建议卡夫卡辞职去巴勒斯坦。（译注）
24. 这句之后还有一句话，但字迹潦草，内容无法辨得。（原注）

25. 哈西迪，或译作哈西德，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译注）

26. 愚人节的一个玩笑，是一篇虚假的科学文章，该文称，根据相对论，肺结核病人或许能够通过增加身体的围度来增加体重；在海上向东南航行，即顺应地球自转的方向，身体围度、体重增加，从而使由于肺结核形成的空洞消失。据称，布拉格的一家公司正在安排这种船上疗养院。（译注）

27. 即费利克斯是否要上寄宿学校。（译注）

28. 多马日利采（Taus）：捷克的一个城镇。（译注）

29. 借用《浮士德》里的话。（译注）

30. 巴比隆（Babylon）：多马日利采的一个村庄。（译注）

31. 鲍日娜·聂姆曹娃（Božena Němcová）：捷克著名女作家。（译注）

32. 佩皮（Pepi）：指佩帕。（译注）

33. 指卡夫卡的上司Jindčich Valenta，负责保障赔偿事务。（译注）

1923

- 104 -

（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09.36）

我暂时还不必把信写得很亲密，当然，假若真的写得亲密一些也不错，它只是一封请求建议之类的信，尽管如此，我这次旅行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

我也是有些懵懂，前一晚算是最差劲的一晚了，我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开始恐惧感突然袭上我的心头，它是那么强烈，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曾如此强劲。然后我起了床，唤醒了可怜的好心小姐（由于铺设电车铁轨她睡在我的房间，花了很大力气给行李打包，她累坏了），拿出别嘌呤醇[注]大口吞了下去，又昏睡了一刻钟，之后就没什么了。剩下的时间我都在想怎么给柏林的房东写一封电报，告诉她我取消了安排以及我对此的绝望。但是早上我起床、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崩溃（多亏你和谢列森[注]），小姐给我打气，佩帕有些担心我，父亲亲切地责备了我几句，母亲则忧伤地看着我。

艾拉·普洛[注]怎么样了？

在贝日科维采的时候，你、孩子们还有菲尼没去车站送我让我很伤心。

- 105 -

（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09.26）

另附：奥特拉，黄油在这里想要多少有多少，只是不能吃。如果你偶尔想给我寄一小包试吃的非卖品，没什么不好，反而挺好的[注]，因为只有黄油能让我长胖一点，我在谢列森长胖的那点在离别前那个夜晚耗掉了一部分（我要是没长这点要减掉的肉的话，恐怕就永远不能离开了）。你愿意给我寄些吗？我们之后再结算，这么一小包要花大概5克朗，我曾经试着往这儿寄过一次黄油，收到时包装还是完好的。女孩说，她一直以为当地的黄油特别好，直到包裹寄过来后她才知道，原来真的还有好得多的黄油。

祝你、佩帕、孩子们还有菲尼一切都好。

弗朗茨

- 106 -

（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10.02）

亲爱的奥特拉，在收到你的信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据说女房东对我挺满意的。可惜的是，房租不再是20克朗了，9月大约79，10月最少180。价格爬升得和你们那儿的松鼠一样快。昨天听说后我头都有点晕了，因为这个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市中心对我来说就像是个噩梦。

除此之外，这里目前还是安静美好的。晚上，在柔和的夜色里，我走出屋子，一阵清香从古老而满是繁茂树木的花园里袭来，这般温柔又馥郁，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在谢列森没有，在梅拉诺没有，在马林巴德也没有。

其他的一切也都相应很好。是的，这一次去祖拉旅行，才过了8天，要是你问我时间上的安排和工作的事，我就不知该怎么回答了。很难进行详细的描写，我尽量给父母写得详细些，还有，你难道没有兴趣自己来看看吗？

希望你不会看到我处在一群孩子中间，舒展地躺在教堂的楼梯上。黄油直到今天——星期二也没有收到，不要再寄了。另外，我正在设法弄到一些尚可接受的黄油，还有牛奶。

亲爱的佩帕最近在做什么？我都错过了多少活动啊！向孩子们还有菲尼问好。

你信里一点儿都没提艾拉·普洛哈斯卡。

- 107 -

致约瑟夫·达维德

（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10.03）

亲爱的佩帕，家里有什么新鲜事，你都写几行字告诉我的话，那就太好了。现在是周三晚上，我到这儿有10天了，收到了家里的两封信。两封信其实已经足够了，但时间上分配得不好，我是连着收到的。

要是有什么事，你都会写信给我的，是吗？你以前拿柏林吓唬我，现在没人吓了都干些什么呢？佩帕，吓唬我，这等于把猫头鹰带到雅典[注]。住在市中心，为了生活用品挣扎，读报纸，这一切在这里都很恐怖。还好我不必操劳这些事，否则我怕是连半天都坚持不下去，但是市中心以外的地方都很美，只是时不时会有消息传来，让我担忧，让我不得不去抗争。在布拉格有什么不同吗？多少危险每天都在折磨着一颗忧虑的心啊！其他一切都还好，有些方面比在谢列森还好，比如说咳嗽和体温。我给了一家托儿所20克朗，这事我还会详细地讲。如果你想做个关于柏林形势的报告就写信给我吧。但是要注意柏林的物价！肯定是一份昂贵的报告。

还有，我翻了翻最新一期《自卫》周刊[注]。沃格尔教授又写了些反对足球的东西，或许足球这下会完全停止了。代我问候父母和妹妹们还有斯沃季思科先生。

艾莉来了封信，一切都好。

（柏林-施特格利茨，1923年10月8日）

亲爱的奥特拉，这不是一封“语气亲密的信”，只是一个开始，写于一个不太平静的夜晚。

我们之间不必谈你是否会打扰到我。即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打扰到我——事实也几乎如此——你也不会。你在这儿我很开心，除此之外我说不定还能省出一笔旅行的费用。

这就是你的影响。你之外的其他人，我必须得说，都令我感到十分害怕：还太早了，我还没有确定要定居于此，到了夜晚我的情绪波动太

大。你一定能理解：这和喜不喜欢、受不受欢迎没关系——原因不在于来的那个人，而是在于接受的那个人。整个柏林的事情很微妙，耗掉了我最后一丝力气，我可能仍没有完全从多愁善感里走出来。

人们有时候——显然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会用什么样的语气说起我的事情，这你是知道的。也没有什么恶意，更多的是同病相怜、理解、劝导等；没什么恶意，但这是布拉格，我爱布拉格，也怕布拉格。看见并听到一种这样还算是很善意的、很友好的评论，对我来说像是布拉格搬到柏林来了，会伤害我，会搅动那夜色。

请告诉我，所有这些悲伤的细微之处你都准确地理解了，现在我还不知道你能否来柏林，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去布拉格待几天。你做决定，给我出出主意。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柏林过冬。或许我应该早点去布拉格，趁现在天气还可忍受，去见父母，正式告别，建议他们出租我的房间之类的。

另外，我要去拿些冬天用的东西（大衣、外套、内衣、睡衣，可能还有脚套），给我寄过来或带过来的话会给你们添很多麻烦。最后，我其实真的应该和局长谈一谈，当然如果你坚持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交给你做。

无论如何，如果我动身去布拉格的话，我想在20号回到柏林。现在我把自己的担忧交给你了。或许这样可以让我觉得轻松，比如说昨天，我像往常一样7点多起床，9点钟就很累了，不过是那种健康的累，我一点都没发烧，后来坚持不下去了，我在床上像海伦妮一样半梦半醒之间细嚼慢咽地吃了点心和午餐，大约5点才费力地起床，因为有个访客说好要来。

晚上除了收到你的明信片，还收到了母亲的，她明信片里说，克洛普施托克这个可怜的、讨人喜欢的、不幸的（据说眼下再一次遭遇不幸）年轻人会火急火燎到我这里来，他之前也没给我写信，但说是今天

就到了。不过或许他来不了，要是有人能帮他一点点就好了，他没有房间，免费午餐也受影响，手还受伤了，马上要参加一场难度很大的考试，他大概也没有什么钱，这一切都是他来柏林看望我的一个理由。只是现在，他或许不来了。当然，布拉格对他来说不合适，但柏林的学习机会对他来说更是难得。你其实也应该劝劝他，伟大的母亲。

祝你顺心，向佩帕、孩子们和菲尼问好。维哈的格言是什么？海伦妮进步了吗？

现在我陷入了困境，忘记谢谢你给我寄的黄油了。周三寄到的，也许它还是第一包？质量很棒。

- 109 -

（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10.13）

亲爱的奥特拉，可能你已经到布拉格了，但我还是会草草寄张明信片去谢列森，寄往布拉格的明信片我会写得详细些。没有搞错的话，我目前为止收到你的三个包裹，第三个里面有丹贝尔黄油，是你周一寄的，到得飞快，周四就收到了。为了结账，我们得把数字记下。我不想维哈的丈夫吃掉面包上的黄油（虽然他自己一定会有很多黄油）。同时我还收到了妈妈的包裹，因而我被照顾得很好。其他的东西就不用给我寄了。

你的那封和旅行有关的信，我会详细地回复的。今天的信先是这些：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不应该离开，我也觉得佩帕的担忧是对的。目前外面很安宁，我觉得，你可以睡在我家，但每分每秒城市里都有可能发生点什么，铁路的状况对一个小孩子的妈妈来说也有些冒险。这方面

我还会再写信告诉你。现在弗朗茨问候大家，他身体很棒(注)。向佩帕、孩子们、菲尼问好。

- 110 -

（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10.14)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你已经到布拉格了吗？还是在15号之前？是牙惹的祸吗？它怎么样了？有些事情我是很确定的，你的牙就是其中之一。这很奇怪，毕竟在天气还好时你就已经回布拉格了。所有的包裹都到了，有一个标着“1”的和一个今天（星期天）来自布拉格的没有标记的包裹，其间还收到妈妈的第二个包裹。实在太贴心了。

至于你的旅行。想象一下你望向窗外会看到：蓝蓝的天空，一片绿色；然后再回到房间：水果，鲜花，黄油开菲尔(注)；再想象一下：美丽的公园，植物园，格吕内瓦尔德的树林；再让思绪继续飘荡：一场不会结束的昂贵的话剧表演（我还从未去过），参观（干别的事的话我们的钱就不够了）凯斯藤、提克托尔的展览之类的，或者不做这些，只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一起呆两三天，我自然更倾向于此，但是的的确确有危险。这方面我还会再写信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自把自为地起程。

向佩帕、孩子们和菲尼问好。

- 111 -

（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10.16）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请安排一下给我寄些钱来，我没剩多少了。母亲当时也没有钱，不能给我10月的钱。我也不知道我要待到什么时候，但是她承诺说10月1日起每封信里都会给我寄一点钱。我已经多次要求了，但是钱还没到。今天16号了，我这个月总共才收到70克朗。是局里的钱还没到或是汇款单丢了？再不成是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教我自己赚钱，若是这样，他们不会让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比方说，昨天搬家工人从我的房间里搬走了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是前任房客的。如果有一间搬家工人培训学校，不论什么人读了这所学校都可以成为一个搬家工人，我会满怀激情地进入这所学校。暂时我还没有发现这种学校。

黄油收到时依旧完好，今天还收到了克洛普施托克寄的大箱子。但是还需要些其他东西。我怕是有笔大开销，要买一盏煤油灯。我房间里只有一盏不够亮的煤气灯和一盏小小的煤油灯。

（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10.17）

亲爱的奥特拉，在新家写的第一个字就是写给你的。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你可能很快就要与它有直接的联系了。我想你会喜欢它的。搬家的事情，也说不上累着了我。

10点半左右我离开我以前的公寓，进了市里，去了一所高校，然后又想去吃饭，想之后马上回到施特格利茨，在搬家过程中也出点力。但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时，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是勒维医生（我们家的米

里茨[注]人认识他）。我此前从未在柏林见过他。他很亲切友好，邀请我去他父母家共进午餐，他正要去那里。在这份大礼面前我犹豫了，我是想回施特格利茨的，但是最终我还是跟他走了，到了这个安定温暖的富裕家庭。当我回到施特格利茨，按花园门上的铃时，已经6点了，东西都已经全搬完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现在这张明信片不够写了，我还有一个请求。妈妈无微不至地表示可以给我寄一些鸡蛋，我在这儿确实也弄不到。

你来的时候，带些床上用品，但你不必带回去。你在这儿的床非常棒。

暖脚套有时也是很贴心的准备。

第九个箱子几天前完好寄到了。

致尤丽叶和赫尔曼·卡夫卡（明信片）

（邮戳：柏林/施特格利茨 - 1923.10.17）

我最亲爱的父母，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已经10天没有收到你们的消息了，这真的太久了。而且我们的通信总是在谈论我的事，我却一点也不知道每天在你们身上发生的值得注意的小事（希望没有大事发生）。这是不对的。

我挺好的，一如既往。因为我不会忘记跟自己有关的任何奇怪的事，我补充一些菜单信息，第一顿早饭就因为优质蜂蜜而更丰盛了，当然花的钱不少。蛋糕引起了轰动，房东太太问我要食谱。我告诉她如果不经小姐的手，食谱也没多大用。

克洛普施托克寄的包裹于昨天——周二到了，包装完好。十分感谢。

衷心地祝愿你们所有人万事顺心。

弗朗茨

局里的钱到了吗？只收到了“一号”汇款单。

- 114 -

（柏林-施特格利茨，1923年十月第四周）

亲爱的奥特拉，这次28号我不在布拉格真是太遗憾了[注]。我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不是像往常一样小气的薄纸包装之类的。而是很大的，明显受了柏林人品味的影响，可以用现在的一部剧的名字概括：“欧洲正在谈论此事”。

它应当是你喜欢的谢列森浴室的一个复制品。我把我的房间打扫干净，放一个大大的水池，并且灌满发酸的牛奶，这就是水池了。我还会在上面撒上黄瓜片。根据你的岁数（我必须得问别人才知道，我自己记不住，因为你对我来说一直没长大），我在周围设些小房间，是用一块一块的巧克力做的（因为佩帕经常收到生日礼物，我这次应该把欠他的巧克力都还清了，如果以前几次还没还清的话）。小房间会用利玻特[注]最好的东西填满，每个里面都不一样。

天花板上面，斜斜的在一处角落，我会挂一个金灿灿的大太阳，由奥尔米茨的林堡干酪做成。它会十分耀眼，不能盯太久。和我们的小姐一起建这个东西时我肯定还会想到好多点子呀！现在，这些都没实现，所有华丽的幻想都浓缩为一个生日之吻，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比在布

拉格的生日丰富得多。

至于你的旅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是个艰难的决定。只要想象下《布拉格日报》的头条大标题是什么！要是我当时没离开，现在肯定不会离开。但是我真的离开了吗？

我曾面对着大标题何等地颤抖，而现在，几乎每天，当我在施特格利茨市政厅广场上浏览报业部门挂出的前几页报纸时（作为一个居住在乡下的人，我只在星期天买一份报纸），又是何等地颤抖。报上的东西从字面上说总体是对的，但具体又不完全对，而这些往往更重要。但愿一切就像现在这样，但自然也可能一下子就变了，但是世上哪个地方不是如此？

因为马克斯已经将我冬天的东西带来了，你可以根据其他方面决定出行日期，能尽量不打扰家人最好。

需要的物品清单，我也同时附上了。请把它给妈妈和小姐，我不想直接寄给父母。爸爸怕是会一头雾水。这是清单：

3件柔软的衬衫，2条长内裤，3双普通的袜子，1双保暖袜，一条浴巾，2条薄手巾，1条床单（一条薄的就行，像我现在的那条那样），2床被套，1条枕套，2件睡衣（上衣）。

就这些换洗的东西。

其他的衣服方面我需要：厚外套，一套西装（或许那件黑色的，它的那件薄的兄弟装我已经带过来了），随便带一条我可以在家穿的裤子。然后还有睡袍，或者那件蓝色的旧套袖大衣，我在这儿可以把它改成一件家居外套（在这儿买不到这种外套，而且在家里还一直穿着外出穿的大衣很麻烦）。要是等会儿我开着窗躺在长沙发上——有很大可能我不会这么做，或者躺在随时可用的阳台上时，我还会需要脚套、腕套

和帽子。但即使是决定要寄了，也可以慢慢来，不然包裹太大。

或许还可以在包里塞一双白天用的手套，什么样的行，还有一个挂西装的和两个挂外套的衣架。

这就是全部东西了，一大堆，你们会把它们打进哪个箱子里？

现在还有一件特别重的累赘：拜访局长。你真的想接手这件事吗？

我会为这件事回来，或许你还有别的想法？我今天只是写个草稿（局里的钱寄到了吗？妈妈没回复我）：基本上就是说说我上个秋天和冬天患了肺炎，胃肠痉挛，几乎一直卧床，十分虚弱。春天时肺好了些，但整体状况更糟了，我常常晚上失眠，受尽折磨，同时白天头疼得令人难以忍受，什么事都做不了，特别是无法去局里一趟。

我认识到，若我还想活下去，我就得不顾一切，我原想去巴勒斯坦。我肯定没什么能力使之成行，希伯来语和其他方面也毫无准备，但是我必须得给自己一个盼头。（关于巴勒斯坦，你或许可以加上，是由于肺的问题和生活成本相对低，因为我可以住在朋友那里。你完全可以按实情多提物价便宜和生活成本的事情。）

然后，有了妹妹的帮助、米里茨和柏林的前景作为中转站，为巴勒斯坦之行的准备提供机会。我试过柏林（这里也提朋友们和生活花销的问题），暂时可以容忍。

但也别夸过头了！我在想，如果我在这儿待很久，我怕会被扣掉1000克朗，这会使我丧失待在柏林的可能性（继而丧失所有的可能），因为这里物价上涨得很快，有些甚至快于布拉格，因为我生着病，所以比其他人需要的东西多。我的目标是，可以做到不依赖退休金，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我还是会对它非常依赖。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话题，因为包括了我不再回去的可能性，只要

轻描淡写地带过就好了。）我想到的目前就是这些，自然还应当表达感激和说些友谊长存一类的话。

可怜的奥特拉，这么艰难的任务，但对于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的你来说或许是能够胜任的。（也许我应该说下我在这里做些什么。这方面我还会再想一下。你也可以说，这方面的事你不清楚。）

最后我也想知道些维哈、海伦妮的事。（信里面说维哈没有忘记我，是件容易得很的事，但是谁又能向我保证呢？）家里的事情也告诉我一下吧，特别是小姐的事。但是不要像你在上封信那样在半夜写。现在这里也快半夜了。祝你开心！

弗朗茨

向佩帕问好！

致奥特拉和约瑟夫·达维德

（柏林–施特格利茨，1913年12月中旬）

我最亲爱的奥特拉，你看到了吗，我也没有按时写信，并且我没什么事要做，比如帮忙去局长那里之类的。那真是个艰巨的任务，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简直不能相信，一切像你描述的那般顺利。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吗？

其实它也不比你们寄给我的那个大包裹更令人难以置信，15公斤的一大箱，我都有些害怕了。无论如何我也不敢对父亲说谢谢了。我也在给你的这封信里谢谢母亲。但是15公斤，即使从我的需求来看，也过多了。这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什么？

从你家里拿的？我想了下，我记忆中你并没有这么多东西。当然有时候早上，父亲去你家时，你屋子里东西很多，但是没有什么值得寄的。奇怪的是，抹布和桌布给朵拉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她说，她最想做的是号啕大哭，她几乎就是这么做的。

附件里有我的信的草稿，请佩帕好心翻译一下。之前也请读一下，编辑一下，要涵盖所有和局长谈过的内容，也要包括谈话时的语气。

你似乎没有提巴勒斯坦，也没有提我在柏林的活动的事。要是我不用提这些事，我自然很开心。这封信应该给局长本人，还是给局里呢？后者的话，肯定要有些细微差别。但是给局长的信可能是足够了。除了正式的信之外，我还要给局长写一封感谢信吗（可以用德语写）？这要取决于你对局长的印象了。

你这个月过得格外好，什么原因？显然你是卖玩偶赚了一笔。还有就是维哈在你旁边，让你写信，我可以猜出，她正很急切的把耳朵放到玩偶的肚子上，听听它是怎么说话的。无论如何，这个玩偶至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维哈对柏林的看法[注]。不要老是提你欠的钱。这些天我都是靠你生活的（用一句希伯来谚语说，我简直就是在吸你的脂），我给你写信的纸是你的，自来水笔是你的等等。有人想要一次极其昂贵的柏林之行的话，应当来找我。祝你们一切顺利！不要因为我的原因搞砸你们俩的生活。不要担心凯泽尔医生，他自己有钱。

弗朗茨

向克洛普施托克问好！他有东西吃吗？身体状况如何？

我必须挤出[注]几句话来，也说不出什么聪明话。很想听听维尔哈[注]对柏林的看法。由衷地祝你们一切都好。

朵拉

期待你的来信。

尊敬的局长，请允许我向您报告说明，我想在柏林的施特格利茨待一段时间。请让我简短地解释一下：我的肺在上个秋天和冬天状况都不好，并且由于胃肠痉挛导致的疼痛而变得严重了，这半年中这种病发过好几次，十分严重。肺炎和痉挛发作时，我几个月都不能下床。

大约春天的时候，病情好些了，但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是肺病的前兆，也是肺病的一个副作用，我已经因此失眠许多年了，但以前只是间或失眠，有特定的原因，这次却是没来由的、长时间的失眠，安眠药几乎不起作用。

几个月来的状况让我几乎无法忍受，肺病也加重了。夏天在妹妹的帮助下——我自己既下不了决心又采取不了行动——去了米里茨和波罗的海，在那里我的身体状况却没有丝毫起色。但在那里我发现，我可以在秋天去施特格利茨，那里的朋友们愿意或多或少照料我。在当时就已经很糟糕的柏林的局势下，这是个前提条件，因为以我目前的状况无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生活。

暂时生活在柏林之所以似乎可以给我带来希望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

1）环境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完全转变，我期望这可以减轻我精神上的痛苦。肺病还在其次，解决精神上的痛苦要紧迫得多。

2）但选择这个地方恰好对肺病也没什么坏处，这是我在布拉格的医生说的，他知道施特格利茨。施特格利茨是柏林的一个半乡下、像花园城一样的市郊。我住在一个有花园和玻璃游廊的小别墅里，离格吕内瓦尔德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去那个大植物园只需10分钟，附近有其他的公园，出门后每条路都通往花园。

3）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希望在德国比在布拉格更容易靠退休金过活。但是这个希望现在也破灭了。过去的两年还有可能如此，但是如今，今年秋天这里的物价上涨到国际市场价格，还远远超过了。所以我勉强才能应付，主要因为有朋友给我出主意，也因为我还没开始找医生治病。

总体上我可以说，在施特格利茨的逗留迄今为止对我的健康是有好影响的。因此我想在这里多做停留。当然前提是，上涨的物价不会逼我提前离开。

我现在以最恭敬的姿态请求局长先生，请您以局里的名义批准我的此次病假，同时我申请将我的退休金像此前一样寄给我父母。

我不得已才做出最后那个请求，因为其他的转账方式都会使我损失一些钱，由于我十分拮据，每损失一点钱都会让我十分心痛。其他的汇款方式都会扣掉一些钱，因为会被转成马克（我得付汇率费和附加费）或克朗（会有更大的损失）。但我的父母总能找到一个正好要来德国的熟人，免费把钱带给我，还可以一次给我两个月的钱。汇款给父母不会妨碍到我及时把在世证明直接寄给局里，如果这个证明是必需的话，烦请您告诉我证明的相关格式。

再次请求您批准我的申请，这对我十分重要。

弗朗茨敬上

佩帕，请不要因为这巨大的工作量而生气，也不要因为哈克队又输给斯拉夫队而生气。代我向你的父母还有姐妹们问好。奥特拉，请向父母解释一下，我现在一个星期只能写一到两封信，邮票和家那边一样贵了。我在信里给你们附了几张捷克邮票，这样一来我也能帮点忙了。

---

1. 别嘌呤醇（Foligan）：中文译法源自英文名Allopurinol，治痛风的药。（译注）

2. 谢列森（Schelesen）：意大利小镇。（译注）
3. 即艾拉·普洛哈斯卡（Ella Prochaska）。（译注）
4. 原句为捷克语(Nebylo by to špatné bylo by to spíše dobré)。（译注）
5. 比喻，意为没有必要。（译注）
6. 《自卫》（Selbstwehr）：犹太复国主义周刊，卡夫卡的好朋友Felix Weltsch是其主要编辑。（译注）
7. 原文为捷克语。（译注）
8. 开菲尔（Kefir）：一种发酵乳。（译注）
9. 米里茨（Müritz）：德国城市。（译注）
10. 29日是奥特拉31岁生日。（译注）
11. 当时布拉格一家精致点心店。（译注）
12. 11月奥特拉从柏林返回时，卡夫卡为奥特拉的女儿维哈买了玩偶带回去。（译注）
13. 由于不够地方写，朵拉写在卡夫卡最后两行字之间。（译注）
14. 维哈的昵称。（译注）

1924

- 116 -

（柏林–施特格利茨，1924年1月的第1周）

亲爱的奥特拉，好一张漂亮的照片，维拉长大了，但还是那么天真，那么安静；还有，你说得对，我觉得她的目光即刻认出了我。她的脸是不是瘦了，抑或是因为短发令我有了这种印象。海伦妮来这个世界报到（德语里总是有不常见的比喻）真是件大事。至于菲尼，朵(注)匆匆看了一眼后就称几乎看不出你的样子，她说得对。

果酱真的是你做的吗？呃，这是个离目标有点远的恭维，不过很诚实，但是你还不会做林茨蛋糕(注)吧。另外，问一个真正无私的问题：青梅(注)怎么样？我问这个是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也出了一份力。

我心里还装着一个悲伤得多的问题：小不点的平安夜（字不由得变小了，缩成了一团）过得怎么样？她去年拿了一半的礼物塞给我，请我带回去。我也就拿了。今年没有必要塞给我了。失宠了？

局里的信非常温馨，一点也不复杂，全是你的功劳，谢谢你。两个小文件需要翻译，其一：“根据□年□月□日与尊敬的局方书信往来资料，我谨此授权我的父母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领取本人的养老金，十分感谢。”然后就是一封短小的感谢信。

局长先生尊鉴：

请允许我从心底里感谢您。尊敬的局长先生，感谢您对我申请的事做出的妥善和周密的安排，尤其还要感谢您对我妹妹的友好接待。我给您陈述的去年的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却都是实情，感谢您洞察一切批准了我申请的事情。

□□谨上

就是这两个翻译，不是太长，对吧？

（不过第一个翻译还是要费些力气？但可怜的年轻人——说的是我以及佩帕——该怎么做呢，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吹嘘过我的捷克语好棒，这只是一个谎言，一个没有人相信的谎言。）因为两封信都不长，我能不能快点拿到？附上关于“我最漂亮的进球”的剪报，作为酬金吧。

克洛普施托克在干什么？他的处境怕是好差好差。这么冷的天气里到处找事做赚点外快，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才能做这种事啊。此外，他在艰难的时候还总是对梦幻中的奢侈品有需求，比如给维拉买个玩具什么的，这一次，他做的是跑到柏林去。我应该给他打气吗？朵说要给他找两天的免费住宿也不是太难，两天，食物也很容易解决。但是我应该鼓捣他去做旅行这么一件花费巨大的事吗（直到博登巴赫[注]他都可以用优惠车票），还是不要吧，我想我大致不会这样做。

你问起我的营养状况，这里的饮食还是那么多彩多样（只是尽管有家里的支持，这个月却是没法重现1000克朗费用的好事）。其他方面没什么问题。要煮东西也容易得很，除夕前后酒精用光了，不过我还是差一点在吃饭时烫伤了自己，饭是用几根剩下的蜡烛保温的。

祝一切安好！

弗[注]

只是打个非常、非常热情的招呼。好累！我都睡着了。晚安！

- 117 -

致尤丽叶暨赫尔曼·卡夫卡

（明信片）

（基尔林，1924年4月底）

最亲爱的父母亲，来这里的邮道似乎很远，因此来这里的道路也会很远，请别担心这个。我的疗程暂时包括——由于发烧不能用别的方法——顶呱呱的热敷和内服。我没有做砒霜注射[注]。

昨天收到舅舅从威尼斯寄给我的明信片，翻来覆去地转了很多地址。

明信片里没提每天下雨的事，相反，倒是说了其他很多事。您们别把我的发烧想象得太糟糕，比如，现在是早上，我的体温只有37度。

最真挚的问候！

弗

- 118 -

致尤丽叶暨赫尔曼·卡夫卡

（明信片）

（基尔林，1924年5月5日）

我容许自己偷点懒，要说的朵拉已经说了。

最真挚的问候！

弗

- 119 -

致尤丽叶暨赫尔曼·卡夫卡

（基尔林，估计为1914年5月19日）

最亲爱的父母亲，有关您们来探望我的事，您们也不时提起过。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是能聚一次当然美妙得很，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聚在一起过了，上次在布拉格那次不能算聚会[注]，那次只是把家里搞得乱哄哄的而已。我说的是大家在附近一个漂亮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单独待上几天。我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有一次在弗兰森斯巴德待了几个小时。另外，一起喝“一杯好啤酒”这事，你们在信里提到过，从中看得出来，父亲看不太上今年的葡萄酒，对啤酒的看法我和他是一样的。对啦，我现在在天气酷热时常常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定期去喝过啤酒，父亲当时还带我去公共游泳池。从这些事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来看，探访是个好主意，但从另外一些事来看，探访不是个好主意。要说起来，首先，因为护照难弄，父亲很可能来不了。这样的话这次探访的意义就少了一大截，尤其是母亲，不管是谁陪她来，她都可能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过多地围着我转，我的状况仍然不是很妙，不值得她不停地看着我。您们也知道我刚来这儿以及在维也纳时碰到一些难处，导致我身体状况差了一些；体温降下来也变得更难一些，继而又令我变得更虚弱；早期喉结核的打击令我的身体更加虚弱，其影响超过该病症本身。

我现在努力改善自己的虚弱状况，朵拉和罗伯特照料我（没他们的话我真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您们身处远方很难想象他们对我的帮

助有多大。不过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病症作祟，比如前几天的肠炎还没痊愈。尽管有朵拉和罗伯特细心照顾，尽管这里有一流的空气和食物，尽管我每天都做日光浴，但由于上述种种我恢复得不太好，其实整个说起来，我现在的状况还不如前不久在布拉格的时候。我现在只能轻声轻气地说话，而且还不能说太久，考虑到这一点，您们最好推迟探访的行程。目前来看，一切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前不久一个专家医生还说过，我的喉咙恢复得很不错。他是个和谐可亲、没有私心的人，他每周开自己的车出诊一次，也不收费。尽管我不是太信他的话，但听了他说的话也是一种安慰。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最好的开端也不算什么；如果有人来探望我，比如说您们，而我却不能令人看到外行人也能觉察的、无可非议的大进展，那么我们还是先不要管这事。

我亲爱的父母亲，这事我们还是暂时搁置吧，好不好？您们的探访可以改善或增进我的治疗，您们肯定也不会相信这一点的。疗养院的老板是位病殃殃的老先生，他没心思管我的事。助理医生是个很不招人喜欢的家伙，跟他打交道更多的是寒暄，不是治病。除了专科医生偶尔过来看我，主要也就是罗伯特来看我，他陪着我，放着自己的考试不顾，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另外还有一个青年医生，我很信任他。（我要感谢建筑师埃尔曼，青年医生和之前提到的专科医生都是他推荐给我的。）青年医生来这儿不是坐私家车，而是节俭地每周3次坐火车和公共汽车。

致尤丽叶暨赫尔曼·卡夫卡

（明信片）

（邮戳：维也纳 - 1924.05.26）

最亲爱的父母亲，更正一下：我对水（我想起我们家里喝过啤酒后放在桌上的那一大杯子水！）和水果的渴望，并不亚于啤酒，但现在只能慢慢来。

---

1. 朵拉·迪曼特（Dora Dymant）：卡夫卡彼时的未婚妻。（译注）
2. 林茨蛋糕（Linzer Torte）：一款奥地利特产糕点，含榛子、杏仁等堅果，表层淋山莓果酱。（译注）
3. 青梅（Reineclauden）：Reineclauden源自法语Reine Claude Verte，意为“青色‘克劳德皇后’”。（译注）
4. 博登巴赫（Border）：捷克与德国之间一火车站。（译注）
5. 此处为朵拉·迪曼特（Dora Dymant）的笔迹。（译注）
6. 盘尼西林面世以前，砒霜注射曾用于治疗淋巴結核。（译注）
7. 卡夫卡同年3月17日曾从柏林返回布拉格，在他父母那待了3个星期。（译注）